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

請交換



# 國專月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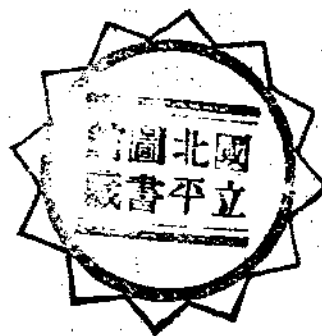
第二卷

第二期

## 目 要

韓非子略  
中庸鄭注講疏  
莊學小識  
鄧子尹年譜  
夢若食詩話  
荀子札記  
文苑  
詩詞精選述評

馮振  
顧惕生  
劉斯楠  
錢大成  
錢尊孫  
鄧昆鳴  
錢尊孫等  
戴傳安



松岑署



# 新 聞 報

# 新 聞 報

效  
力  
最  
大

刊  
登  
廣  
告

銷  
數  
最  
多

晨  
夕  
兩  
刊

上海新聞報館謹啓

地址 漢口路二七四號 電話 九四一六六

無錫  
教育局書局

◀門後寺中城錫無址地▶

◀號八〇二一話電▶

經售

中西圖書學校  
文具科學儀器  
名人書畫各種  
法帖結婚證書

代定

雜誌畫報  
穩妥可靠  
各種名片

精印

各體名片  
約期不誤

歡迎賜顧  
定價克己

子女視力欠缺  
父母責任有關

子女在校求學視力不足，看不清黑板或視近不持久，有關記憶之減弱，若不為其配眼鏡糾正，勢必妨礙學課之增進，吾邑有此驗光設備，及驗光專家，惟中南戲院隔壁精明鏡眼公司，誌此以與為父母者及早注意焉。

唐鳴鳳律師受任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國專月刊法律顧問通告

茲受任國專月刊常年法律顧問嗣後凡關於該月刊應享之法益有侵害之者本律師依法盡保障之責此啓

事務所 無錫西水關

電話 一一二九號

本刊重要更正

本刊第二卷第一期願楊生先生中庸鄭注講疏一文原稿第二頁第三頁被手民顛倒排錯今更正之如下。

(甲) 自一頁下層第六行之「強不息」至一二頁上層第十一行之「若此」止係原稿第三頁應掉在後。

(乙) 自一二頁上層第十一行之「率性之謂道」至一二頁上層第十四行之「易言自」止係原稿第二頁應在掉前。

# 國專月刊目錄

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出版  
第二卷 第二期

## 論著

張孝先先生學派論

唐文治

咏琴軒隨筆

王先獻

韓非子論略

馮振

夏鳴隨筆

鄧夏鳴

中庸鄭注講疏(續)

顧陽生

咏琴軒隨筆

王先獻

春秋三傳授受考

孫易

棕槐室詩話

彭天龍

莊學小識

劉斯楠

咏琴軒隨筆

王先獻

棕槐室詩話

彭天龍

荀子性惡篇平議

吳竟成

鄭子尹年譜(續)

錢大成

## 談叢

夢苕盦詩話

錢萼孫

荀子札記

鄧夏鳴

## 文苑

雲在山房類稿序

唐文治

文

徐孝子殉義碑

顧惕生

贈姚仲頗序

馬茂元

詩詞

錢萼孫楊鐵夫等  
國風社

## 書評

詩詞精選述評

戴傳安

## 校聞

申報

資格最老

銷數最大

貢獻最多

館址 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

電話 九三二四一八號

四線轉接各事室

## 論 著

## 張孝先先生學派論

唐文治

國初傳孟子學者。顧亭林張孝先二先生而已。或曰。

亭林先生卓然清節。浩然正氣。固似孟子矣。孝先先生傳洛學者也。何言乎學孟子。曰。當於其平生言行考之。非可以形跡求也。先生之言曰。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免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是其志氣固以充然塞乎天地之間。王子墊問曰。士何事。曰。尚志。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讀其言而不知奮興者。無志之士即無恥之徒也。至其講待文王而後興者一章。則謂只一待字斷送古來多少人。故因循最是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自甘爲凡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即是豪傑。豪傑自命爲豪傑。非人有以助之。信哉此言。亡友鎮洋張君海民嘗謂天地生人。本無二致。在人好自爲之。爲豪傑即豪傑。爲凡民即凡民。其意與先生暗合。且孟子告子一篇。先辨性。後論心。而繼以天爵人爵與良貴二章何哉。蓋凡人功名富貴之念閉錮

於中。則心性爲之迷惑。而日喪其本真。莊子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彼其用心既倒置矣。文繡被於體。膏粱厭於口。堂高數仞。棖題數尺。適於身。訛訛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久之。遂漸不知人間有廉恥事矣。孟子七篇所以首辨義利。而於雞鳴章宋鈞章更不憚反復言之。先生之言曰。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而其最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間。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人之真情也。觀人者亦觀其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又解孟子未免爲鄉人句。謂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沉者爲鄉人。即志趨遠大德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微者。爲鄉人。即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今傳後者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所憂可知矣。又曰。今之學者只求做官。不求做人。求做官自不暇求做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兩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必由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祇求做官。決不能爲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

斷未有不爲好人者也。學者須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善夫。後世做官做人截然分爲二事。俗諺相傳。官者非人所作。於是天下生命之禍。不忍言矣。吾常謂義利之界。人心生死之關也。私利之心勝。公利之事敗。一身未有不危。一家未有不滅。一國未有不亡者。孟子一則曰放其良心。再則曰失其本心。痛乎哀莫大於心死也。皆利之爲害也。嗚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大丈夫盡其在我者而已矣。夷考先生服官。爲濟甯道時。值歲飢。攜家資數萬。賑活數千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爲中書。游歷內外。

終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惡古節度之進羨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是以聖祖每稱曰。天下第一清官。孟子曰。非其道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方之元聖。何多讓焉。文治年幼聞父師之訓。皆謂人生溺於私利。卽無上達之日。而先師王文貞公課讀孟子尤勤。今觀先生之學。不啻針芥之合。爰表而出之。以爲上繼孟子。至先生繼往開來之功。搜輯先儒遺書至富。爲自來所未有。然後人類能道之。故不著。

### 咏琴軒隨筆

王先獻

學貴博覽而約取。尤貴胸中有個我在。否則如遊騎無歸永無是處。昔人有嘲鄉先哲丘文莊公濬爲滿屋散錢。却無索子。公笑曰：「某某有滿屋索子。却無散錢。」可謂妙對。其實無論散錢索子。都須胸中有個我在。方算是自家家當。試看宇宙間事事物物。形形色色。那一件無足供人生之研討。儒家是一番面目。道家是一番面目。諸子百家又各是一番面目。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要非胸中有個我在。拿甚麼去分別他。余平生爲學大病卽在此處。故書此以自儆。



# 韓非子論略

馮振

## 自敘

六經之言平正。諸子之言偏陂。子而無所偏則經矣。故偏不足爲諸子諱。且其所偏。或卽其所長。苟知其偏。雖偏不爲害。六經菽麥也。諸子藥石也。無病之時。固恃菽麥以養身。及其有病。或對菽麥而不能食。或勉強食之。而適足以增病。必藉藥石摧陷而廓清之。然後可徐徐復食菽麥。然若狃於藥石摧陷之功。而屢服不已。未有不旋踵而死者。轉不如有病不治。或可冀其自愈也。有病不治。老子無爲之說也。摧陷廓清。韓非法律之學也。皆有菽麥而不能食。食而增病之時所或需者也。韓子其藥石中之巴豆大黃附子石膏乎。沈疴痼疾。非此不救。用之失當。立可殺人。雖知醫者。凜凜乎其慎之。巴豆大黃附子石膏。固不能屏而不用。若但知有巴豆大黃附子石膏。而不知有菽麥。又烏足以語於知醫哉。余所授課多諸子。近更授韓非子。懼讀者之或以是殺人也。因撰韓非子論略一卷。竊比於知醫。並發其義於簡端云。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十日

北流馮振振心自敘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 法律

難三篇曰。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用術則親愛近習。莫之得聞也。

定法篇曰。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通蔽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說疑篇曰。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

和氏篇曰。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明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案司馬遷稱韓非喜刑名法律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遷又謂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即申明此二句之義。其辨章韓氏之學。可謂簡要明確。然本於黃老一語。已是追溯其學說之淵源。若單論其主旨所在。則刑名法律四字。已足以盡之。抑循名責實。

和氏篇曰。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明趨於耕農。而游士危於戰陳。案司馬遷稱韓非喜刑名法律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遷又謂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微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即申明此二句之義。其辨章韓氏之學。可謂簡要明確。然本於黃老一語。已是追溯其學說之淵源。若單論其主旨所在。則刑名法律四字。已足以盡之。抑循名責實。

形名參同。刑名即形名。刑名實刑形古通用。又實包於法術之內。故損之又損。韓氏之學。不外法術而已。今觀其書。法之與術。分別之晰。大抵其所謂法。即今所謂法令。所謂章程。其所謂術。即今所謂方法。所謂段。法爲固定之科條。必公開宣布。苦漢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之類是。術爲不測之機樞。必祕密運用。若唐太宗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之類是。韓子之意。以爲法術二者。猶衣食之急於人。不可以一無。故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言法。及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見定法篇。皆爲所譏。而其書中法術二字。又往往連舉也。蓋叔巨篇云。操法術之數行。聖明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用。人爲云。釋法術而任心。豈不能正一國大體。篇云。寄治亂於法術。孤憤入主。兩篇屢言法術之士。餘不具舉。然法與術。俱人主之大物。所恃以舉錯天下者。公布之法。雖爲人臣之所師。而立法之權。則仍操之於君上。韓子既非上承君命。立法度以布之朝廷。而示之有司。則其所謂編著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之法。自不容妄爲制作。故韓子所言之法。又特立法之原理而已。非著爲憲令。臣下之所師之條文也。韓子書中如內儲說上云。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定法云。商君之法。曰。斬一首者。爵一級。欲爲官者。爲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欲爲官者。爲百石之官。又外儲說左下云。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與。中大夫二與。一乘。下大夫一乘。乘皆所謂者。憲令之法也。韓子專明法術以爲治。蓋徒見其利而不視其害者。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雖儒家未嘗不用法。特不如韓子之專恃法耳。慎子曰。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其言雖有偏蔽。亦確含一部份真理。大抵任法之害。爲埋沒簡性。有乖人情。而其利則在整齊劃一。有共同之標準。功罪差足以相當。至於任術。欲將天下之人。玩諸股掌之上。而爲吾所欲爲。則爲禍烈矣。然若處理一事。而有先後之序。事變之來。而定應付之方。因時適宜。隨機應變。雖不能固守成法。一成不變。而其存心無不可以告人。或雖暫守祕密。而終可公開。是其爲術。不過如秉要執本。循名責實。爲君人南面之道。類於今所謂方法者。但求其不虧於道德。而有濟於事實。則其方法爲正當。此其術亦日常所習用。特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此術之可用者也。若韓子所言之術。則多爲人君所獨操。務欲神祕而不可測。專以牢籠天下之人。如今之所謂手段者。其任術之人。蓋舍道德而專計利害。而其卒也。必至利不可得而不

勝其害。手段者。固不能使我獨用。而人必不用者也。君人者以手段御天下之人。天下之人。亦以手段應付其君。以一人與天下敵。未有不敗者也。韓子之書。教人君以術御其臣下者亦屢矣。而說難一篇。則又教人臣以揣摩其君者也。以子之矛。陷子之盾。韓子將如之何。故舍道德而專任術。未有不受其禍者。此術之必不可用者也。

又案法字本作灋。說文云。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从去。又云。術。邑中道也。从行。尤聲。法主於平。故必去私。苟無所私。則事無不可對人言。法未嘗無失。而其失則人人所共見。始終不損其為公。術訓邑中道。主於通行。人人能行。永遠能行。斯為達道。若但求我一人一時之可行。而不顧他人他時之是否可行。則其道必有時而窘步。此亦法術本義之不同。而任術尤不可不慎者也。

### 君臣

備內篇曰。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

有度篇曰。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飾邪篇曰。君臣異心。君以計畜臣。臣以計事君。

君臣之交計也。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為也。臣之情。害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合者也。

難一篇曰。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有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

難四篇曰。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姦劫弑臣篇曰。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利。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

案韓子以為臣之事君。非劫於勢。則誘於利。故曰。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曰為重利之故也。曰以計合者也。曰計數之所出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服人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反對以勢劫人者也。孟子又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糜。此反對以利誘人

者也。韓子則曰。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爲臣。而哀公願爲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五蠹又曰。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侷案俞樾云侷乃黜之誤字賢也。雖勢此又持以力服人而反對以德服人者也。王霸之辨。本儒法之分。商君挾三術以鑽孝公。帝道王道。俱不見聽。而用其霸道以富強。韓子盛稱商君。即在於此。然商君雖用霸道。而其始尚談王道。若韓子則根本不談王道。蓋以王道尙德不尙力。爲緩而寡功。霸道任勢不任賢。爲急而多效。故以力假仁之霸。孟子之所卑。而韓子之所尙也。以德行仁之王。孟子之所稱。而韓子則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者也。至於上下交征利後義先利。韓子又認爲固然。故曰。害身而利國。臣弗爲也。害國而利臣。君弗爲也。曰正直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

直之道。不可以得利。則臣行私以干上。孟子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贖。奚暇治禮義哉。孟子之言恆產。原與韓子爲利之意相近。惟孟子分人爲士民兩等。士有恆心。故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民待恆產而後有恆心。故衣食足然後知榮辱。治之道。亦分兩等。禮不下庶人。治之以刑也。刑不上大夫。治之以禮也。論語載孔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孟子亦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孔子孟子皆主先富而後教。蓋以富而不教。則流於禽獸。不富而教。則扞格而難行。似政教分途而實合一者也。惟爲政者汲汲惟恐民之不利。故爲教者可以勸民之去利。韓子則政外無復有教。但以利驅天下於一途。固不慮人之流於禽獸。卽人盡禽獸。而一切供其驅使。其志

願已足。故似政教合一。而實有政而無教者也。儒家由政而至於教。其目的在使民自別於禽獸。故民貴而君輕。法家有政而無教。其目的在使民供君之驅使。故君重而民賤。

忠孝篇曰。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行其。而賢臣且當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

又曰。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

又曰。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

又曰。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誹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

非其親者謂之不孝。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專心事主者爲忠臣。

案父子天屬。君臣義合。韓子比而論之。已爲不合。況父子合而後成家。君臣合而後成國。父不能專責子孝而自居不慈以保其家。君豈能專責臣忠而自居不肖以有國哉。大學曰。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天下未有但責人而不責己而可以通行者也。韓子知有君而不知有臣。天下固無須乎此不道之君。此不道之君。亦未有幸而獲存者也。然則韓子之尊君。亦終以禍君而已。

賞罰

八經篇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者字疑衍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說疑篇曰。夫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

韓非子論略

外儲說右上曰。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變則除之。

姦劫弑臣篇曰。古有伯夷叔齊者。武王讓以天下而不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若此臣者。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

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

外儲說右上曰。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

案韓子既以爲君臣出於利合。又以人之好利。本

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執而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饜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民者。非爵祿則刑賞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

其常情。故不特不諱言利。且以利導人。蓋以必利用人民好利惡害之心理。而後賞罰有所施。賞罰有所施。而後令行禁止也。儒家在政一方面。亦用賞罰禁令。但在教一方面。則崇尚箇人氣節。故曰。匹夫不可奪志。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曰志意高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韓子則認此兩方面爲相反不相容之事。必不可以並立。詳本書六反五蠹顯學諸篇。故伯夷叔齊。儒家所亟稱者也。而韓子則以爲無益之臣。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儒家所許者也。而韓子則以爲當誅。蓋韓子但知有國家。而不知有箇人。苟箇人與國家相衝突。則屈折箇人。而伸張國家。不知箇人固藉國家以生存。而人之貴生存者。亦以能保存其箇性也。若

論著

以國家之故。將其箇性摧剝無餘。則人盡偶像木石。

又何貴乎有此國家哉。有箇人而後有國家。非有國家而後有箇人。則國家不應蔑視箇人可知矣。且韓子所謂國家。又非人民共有之國家也。不過君主一人之代名詞耳。真路易十四所謂朕即國家者也。其述太公之言曰。是望不得而臣也。是望不得而使也。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雖知不爲望用。雖賢不爲望功。則望當誰爲君乎。是其明證。道家雖爲法家所自出。然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莊子甯爲龜生而曳尾於途中。不肯留骨而貴。雖纓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徇名徇利莊子所譏韓子所尙然韓子所尙之名亦君上所予之名非世俗稱述之名故伯夷之名莊子韓子並譏之

而於其高節戾行。獨樂其志。則甚許之。其所稱許由

子州支伯善卷石戶之農王子搜子華子顏闔之徒。皆韓

子所謂輕物重生之士。是道家亦重己輕物。不似法家

之欲天下之人皆舍己徇利也。法家欲以賞罰指揮天下

之人。故欲天下之人。凡可以得利。則無不爲。儒家

道家欲人人知有貴於己者。則不爲威迫利誘。故儒家

道家。欲人重己而輕物。法家則欲人喪志而徇利。

八經篇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

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

五蠹篇曰。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當。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

案韓子既利用人好利惡害之心理。以行使其賞罰

。然利有大小。害有輕重。兩利相權。必取其大。兩

害相權。必取其輕。欲增加賞罰勸禁之效力。則莫如

大其利而使民益趨之。重其害而使民益避之。然若徒

有大利重害之名而無其實。則民猶不趨不避也。故賞

厚必繼之以信。罰重必繼之以必。法一必繼之以固。

則民莫不趨賞而避罰矣。

主道篇曰。明君無偷賞。無赦罰。賞偷則功臣墮其業

。赦罰則姦臣易爲非。是故誠有功。則疏賤必賞。誠有過

。則雖近愛必誅。

難一篇曰。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

不悖於前。賞罰不弊。通蔽於後。

飾邪篇曰。用賞過者失民。用刑過者民不畏。有賞不

足以勸。有刑不足以禁。則國雖大。必危。

案賞信罰必。固所以嚴民之趨避。然所以成其爲

信爲必者。又賴於賞罰之公。功罪之當也。賞罰而不

公。則賞罰之信用失。賞罰之信用失。則賞不足以勸。而罰不足以禁。賞不足以勸。罰不足以禁。則賞罰失其效矣。韓子專恃賞罰以治國。賞罰苟失其效。則國無由治矣。故曰國雖大必危。

二柄篇曰。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案刑德即賞罰。何謂刑德。曰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爲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羣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

又曰。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

內儲說上曰。夫賞罰之爲道。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

又曰。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則制臣。臣得之則擁主。喻老篇曰。賞罰者。邦之利器也。在君則制臣。在臣則勝君。

論著

案韓子既不尙以德服人。而尙以力制人。賞罰勸禁。則力之表現者也。故曰賞罰者邦之利器也。然器之爲物。公之則人盡可操。私之則己所獨持。韓子以君臣爲計合。故賞罰之權。必人主自操。而不可假手

於人，假手於人。則制於人矣。

外儲說右下曰。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君明於此。則正賞罰而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誅罰生於罪。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

六反篇曰。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據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此字當衍可以霸王矣。

難三篇曰。有功者必賞。賞者不得通德君。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當作賞皆起於身也。故疾功利於業。而不受賜於君。

姦劫弑臣篇曰。善爲主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惠愛免。

六反篇曰。使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

案任心以爲賞罰。則賞爲仁而罰爲戾。韓子以爲



苟任法而不任心。則賞罰懸於功罪。有功則賞。賞者不任其德。有罪則罰。罰者不任其怨。爲求賞而有功。則有功非忠君。爲有功而行賞。則行賞非仁下。君苟仁下。則無功得賞。而有罪不罰矣。臣苟忠君。則不爲賞勸。不爲罰禁矣。此又乖韓子任賞罰以爲治之旨也。

### 重刑

內儲說上曰。殷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案之難其也。所易。而無離通離所惡。此治之道。

又曰。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是謂以刑去刑。

姦劫弑臣篇曰。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姦。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

守道篇曰。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

六反篇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爲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又曰。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

案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韓子曰。以刑去刑。夫無訟去刑。是儒法兩家之目的同也。若其所以達其目的之方法則異矣。蓋儒家主以德化。而法家主以威禁。主德化者務積其德。主威禁者務重其刑。自然之勢也。然子產謂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而孔子亦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且稱子產爲古之遺愛。是儒家未嘗去猛。特主寬猛相濟。期歸於中庸無弊。不似法家之專主猛耳。以動機論。韓子欲人無罪而亂不生。姦盡止則奚傷於民。未爲殘忍也。以效果論。若鄭太叔之不忍猛而寬。卒致盡殺於萑苻

之盜。真未免爲民設陷也。故寬猛得中。斯爲至善。若過不及。與其過寬而陷民。無甯過猛以鮮死。然自古酷吏。不足以語此者。則以陰賊之心。勝其公正之懷耳。故韓子重刑之失少。用術之罪大。是不可以不辨。

又案韓子主重刑。然輕重實無客觀之標準。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朝市。是輕而若重也。死且不避。是重而若輕也。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有恥則刑輕若重。無恥則刑重若輕。儒家主禮治。處處求人有恥。故不用重刑。法家主刑治。不求人存恥心。故必用重刑。然刑莫重於死。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執敢。尹文子釋之曰。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然哉然哉。

又案韓子雖主重刑。而目的在以刑去刑。故其重刑務欲使民知之。知之而後畏之。畏之而後勿犯。苟

刑過其罪。則韓子又不以爲然。難四篇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者。獄之至也。獄之患。故案通固非在所以通已誅也。以讎之衆也。秦用重刑而不能去刑。卒至讎之者衆而亡。不知韓子重刑之意也。然韓子不主報惡甚。非出於仁人惻隱之心也。畏讎之者衆而於己不利也。故不主報惡甚。與儒家同。而其動機則異。

心度篇曰。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

姦劫弑臣篇曰。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使強不凌弱。衆不暴寡。蒼老得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人不知。顧以爲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

問田篇曰。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

論 著

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效之。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而富強。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曰。臣明先生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王當作生之教。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主閻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閻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

害。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爲也。臣不忍鬻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

案論者多譏韓子殘忍刻薄。觀其將以救羣生之亂。去天下之禍之言。不忍鬻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彼何嘗不自以爲仁人憂世之深哉。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商君曰。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韓子曰。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在昔民智未開之時。此又諸家所同慨者也。

(未完)

### 馮振心先生已刊書

自然室詩稿

定價一元

老子通證

定價四角

荀子札記

定價八角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寄售

### 夏鳴隨筆

鄧夏鳴

宋玉高唐賦。有澗洶洶其無聲兮句。說文澗水暴至聲。左思吳都賦。澗焉洶洶。說文。洶。湧也。一曰。洶湧水聲。則澗與洶洶三字皆形容水勢鼓動有聲。而此云無聲何也？嘗竊思之。然後知古人文心之妙也。蓋高唐之高。無物類可儀比。下觀百谷之集水。但見其澗焉洶洶焉鼓動之狀；而不聞其聲。則斯臺觀之高可知矣。此旁面寫生法也。

左傳隱公五年。宋人告鄭入郛。公將救之。曰師何及。歷來多作公既知而故問解。殆不然。夫已聞人言而復問。人之必不慊也。雖愚人猶知。隱公胡必出此。若言無意救宋。亦可諉以他故。必不出此下策。且春秋非重信義之時。朝插血而暮渝盟者不乏。隱公欲絕之即絕之耳。豈必藉故問以激怒宋使而後絕之邪？况隱公魯之賢君。非負約者流。其所以問師何及者。蓋問入郛後及于何地也。說文郛。臺也。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蓋郭距城尚遠也。使者誤會。故公怒絕宋。

# 中庸鄭注講疏

禁載止(續)

顧惕生

## 六章 微顯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鄭注：反求於其身，不以怨人。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今本脫布字，補正。

謹案：射、金文作𠄎，象注矢於弓形。又、卽右手也。

健兒身手，自有反求諸己之意。篆變弓形爲身，作射、

其反身之義愈切也。月令季冬、征鳥厲疾、鄭注云：「

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周禮司裘

、設其鵠、鄭注云：「謂之鵠者、取名於鴉鵠。鴉鵠、

小鳥而難中。」儀禮大射見鵠、鄭注云：「鵠、鴉鵠。

射之難中、中之爲俊。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

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可證正鵠皆鳥名也。而題

正一聲之轉、則題鵠又通用字也。古之善射者、起於射

鳥。其後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猶用二鳥名，示不忘本

也。但張侯而射、正鵠皆在其中。今俗曰箭靶子也。鄭

注但謂正鵠二者、不過因布皮而異名。皆居侯三分之一

、尙有其他解釋、茲姑弗論。孟子曰：「射者正己而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公孫

丑上今有破彈之射擊、戰而不勝、一反求之己、則烏可  
以立國哉？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鄭注：自、從也。邇、近也。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

致之高遠。

謹案：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辟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

自卑。至遠至高者莫如天下國家。而至邇至卑者則在身

而已矣。吾家亭林曰：「王道之大、始於閭門。妻子合

、兄弟和、而父母順、道之邇也卑也。郊焉而天人假、

廟焉而神鬼饗、道之遠也高也。」日知錄卷一蓋妻子兄

弟父母者、身之最密邇者也。鬼神廟享、天地郊社、皆

天下國家之事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

室家。樂爾妻帑。

鄭注：琴瑟、聲相應和也。翕、合也。耽亦樂也。古者

謂子孫曰祭。此詩言和室家之道、自近者始。

謹案：此小雅常棣之詩。瑟琴皆樂器、以喻妻子之好合

也。耽、耽通用字、樂之甚也。帑字亦作孥、鄭注、古爾

子孫曰祭。今蘇渥語曰因、祭因一聲之轉也。夫身自賢而不必得妻者有之矣。妻賢而子不必肖者有之矣。妻子皆賢而兄弟不必協者有之矣。妻子好合、兄弟既翁、古今來有如是圓滿之家庭者、果幾人哉？毋亦詩人之理想、後世張公藝所以稱百忍歟？今世家庭、又復不同、要當變而通之矣。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鄭注：謂其教令行、使室家順。

謹案：因妻子好合、兄弟既翁，而得父母之歡心、故父母亦順也。舜為天子、『祗載見瞽叟、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孟子萬章上篇此舜以富貴得其父之信順也。若順一聲之轉故孔子繫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此舜之所以稱大孝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鄭注：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

謹案：鬼字从人、明惟人有鬼、非人則無鬼也。神字从申、申即古電字、是神明之作用在電、所以稱神通廣大歟？周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六

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中庸出自樂德、原與鬼神通也。孔子繫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精狀。』則孔子非主無鬼論者也。若夫史記云：『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留侯世家贊則無鬼論蓋起於戰國之世矣。鄭注『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正即本孔子精氣為物一語而說之。自古至今、不知經歷幾何年代、而有今日之人類萬物。皆出自原始以來、代代祖先一氣一體之所生。以是而言體物不可遺、原極平常、至無足怪。彼遂爾文之說物種由來、特以具體言之耳。豈此以抽象言之、而必為非乎？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鄭注：明猶潔也。洋洋、人想思其傍優之貌。

謹案：齊本當作齋、古者齋三日、戒七日、其齋戒法、與今之素齋迥不同也。當別論之。洋洋、思也、淮南子曰：『生、寄也。死、歸也。』精神則故鬼之為言歸也。而生者死者有以相感通者、神也。今之所謂通電也。凡大勞動家舍命為國家社會犧牲、無不信仰有神。其持無神論者、多為紈袴之子、及狂蕩無賴之人耳。左氏傳

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成十七年 故崇祀與強兵有深密之關係。集中精神、以戰則勝、以攻則取。縱有物質利器、亦必有精神以統攝之、而後能為我用、不然。『甲之海軍、四省之廣士、而不在、非所謂不誠無物乎？使天下之人、盡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思鬼神之如在人上、如在人左右、即人有無精神之賦金石也。故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禮謂祭祀無益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事哉。』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鄭注：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思、皆聲之助。言神之來、其形象不可億度而知、事之盡敬而已。况可厭倦乎？

謹案：此大雅抑之篇、射厭一聲之轉。思、語辭、無意義也。謂神之來也、不可以意度也。矧可以厭倦乎？以見神之如在人上、如在人左右。由今言之、則神之與電、二而一者也。惟人亦有電、與大宇宙之電、息息相通。抑且人之頭腦、可稱無線電台。若否認神之存在、何異否認無線電台之存在。議論不如事實、觀今精神界之大有事在、則有神無神之爭、不成問題矣。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鄭注：言神無形而著、不言而誠。謹案：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誠於中者形於外、生於心者害於政。推至宇宙萬有、原出一氣之演化。可謂微之顯也、極乎其誠不可掩之大觀也矣。

七章 大孝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鄭注：保、安也。

謹案：舜德為聖人者、所謂依乎中庸、邇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舜之居深山時也。及舜為天子、則尊無二上、引用元凱十六族、而奏地平天成之大功。然是亦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耳。若夫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不言郊社者、省文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禘為禘嘗、是廟饗也。而郊則郊社也。『大孝尊親、』自舜作之、而子孫保之。舜之子孫封於陳、春秋之世、陳之故封猶存。故孔子目觀而云然耳。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鄭注：名、令聞也。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為之。栽讀如

文王初載之載、栽、猶殖也。培、益也。今時人名草木之殖曰栽、築牆立板亦曰栽。栽或為茲。覆、敗也。

謹案：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千古惟舜一人而已。此可以頌舜而未可以頌凡有德之人也。孟子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萬章上篇然禹名猶不若舜之著也。至若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之。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黃帝金人銘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左氏傳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今之恆言亦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善因者得善果、種惡因者得惡果。然而亦有例外。顏淵精糠不厭而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而壽終。此司馬遷作伯夷列傳所以致慨也。蓋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使然。君子終不以此而棄善即惡、所以為中庸也。是以人之自栽者、天必培之。人之自傾者、天必覆之。君子處天人之際之大律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鄭注：『憲憲、與盛之貌。保、安也。佑、助也。』

謹案：此大雅嘉樂之詩、承上文而更引詩、反覆以申言大德者必受命也。嘉、善也。今詩經作假、通用字。憲

憲今詩經亦作顯顯、通用字。與憲雙聲、故義近也。大德者必受命、縱不得如舜之在位。若孔子者、亦受天命、與今人言負有上天之使命者、何異哉？

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鄭注：『聖人以立法度為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文王。』

謹案：人類者、政治之動物也。然得之有其道、非可苟致也。自舜禹以匹夫而有天下、湯謀之一世而傾夏有天下。周人乃謀之四世而勝商有天下焉。齊桓公謂管仲鮑叔賓須無曰：『昔者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管子小問篇此通論也。然則孔子謂文王之無憂、亦祇就文王之身而論之耳。蓋孔子自比文王、故特論之矣。父作子述、今猶遺有周官一書。然左氏傳曰：『秦伯端委以治周禮、』七年則周官之作、其始於太平乎？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

論

著



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鄭注：績、繼也。緒、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  
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  
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

謹案：周謀之四世、故武王緒緒、最後克殷而有天下。

其後秦自穆公以下、謀之二十餘世而滅周。以見封建制  
度之深仁厚澤、不易亡也。秦乃二世而亡之、則廢封建

而郡縣天下、道德不存故也。爾後二十五朝皇家之興亡

、或有係於國家之興亡者、今建民國廢君主、則國家隆

替、全視乎人民道德之厚薄矣。壹磴通用字、死也。衣

殷一聲之轉、故亦通用、壹戎衣、康誥作『磴戎殷』是

也。禮記為漢時齊人后蒼所傳。齊言殷如衣、又省磴為

壹、故作壹戎衣耳。鄭注訓戎為兵、未諦。周人謂殷人

曰戎曰夷、故太誓曰：『戎商必克。』國語周語引 又曰

：『紂有億兆夷人。』昭二十四年左氏傳引 又曰：『紂夷之

居而不肯事上帝、』墨子非命上篇引周書曰『謁戎殷於牧

野。』世解又曰：『肆我戎殷。』商誓解又曰：『周公

相武王以伐紂夷。』明堂解皆其證也。故殷亡而箕子走

朝鮮、孔子般人、不諱言戎殷。近世南美洲有印加帝國

、說者謂即殷家之遺胤焉。印加帝國即殷家帝國也亦遠矣哉

。宗廟饗、亦省略郊社而言。孝經曰：『周公郊祀后稷  
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其證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遠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

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

大夫、期之喪、遠乎大夫、三年之喪、遠乎天子、父母之

喪、無貴賤一也。

鄭注：末、猶老也、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先

公、糾組以上至后稷也、斯禮遠乎諸侯大夫士庶人者、

謂葬之從死者之爵、祭之生者之祿也。言大夫葬以大

夫、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期之喪遠於大夫者

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

。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絕之不為服、所不臣乃服之也、

承葬祭、說期三年之喪者、明子事父以孝、不用其尊卑

變。謹案：周公但追王太王季而不追王文王者、則文王

已受命稱王也。故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然武王

又老而受命者、史記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明

武王再克殷而受命也。夫殷湯放桀、猶有慚德。至文王

而公言受命、亦世運之變也。追王先祖、起於周人、乃

後世自唐以降、一為命官、皆有地封先人之典、皆家天

下者之虛文也。至於分別葬祭不同、葬從其身、祭從其子、則又從其實也。期之喪者、大功服也。然亦可降爲小功及緦麻也。三年之喪、不盡於父母、若諸侯於天子、大夫士於國君、嫡孫承重爲祖父母、繼立者爲先君、父爲嫡長子、天子爲后。皆三年也、然其飲食居處衣服

之制、有差殺也。惟喪父母三年、必哭踊倚廬、苴麻飭粥、故曰、無啻賤一也。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啓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筴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實、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

淮南子原道訓 由此觀之、則古人死而厚葬、三年之喪、別具深心。一以阻止人口之激增。一以防遏亂源之爆發。周季諸侯力政、互謀增加人口、以裕稅賦、而充實戰

門力。遂莫行三年之喪矣。今世五洲棊通、列強又入戰國狀態。更不宜厚葬久喪也明矣。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鄭注：修、謂掃糞也。宗器、祭器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也。設之、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

譚案：此更就武王周公二人而通論之、達之爲言通也、達孝者與云達道達德相類之用語、皆天下古今可通行、

而異乎大孝大道大德之爲超絕等倫、不可企及者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二語、卽爲古今通孝之公

例公式也。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釋天是四時皆有祭也、但舉春秋者省略也

。春秋修其宗廟四事、相沿至今、民間不敢曰宗廟、變稱曰宗祠、曰家廟、猶多踐行此四事。獨宗器裳衣、有

代遠年湮已失傳者、則不陳列。且尸之廢亦已久耳。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

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鄭注：序、猶次也、爵、謂公卿大夫士也。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司徒羞牛、宗伯共

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

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旅酬下爲上者、謂若特牲饋

食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也。逮賤者、

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也。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

髮色爲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齒亦年也。

謹案：今民間之宗祠有族長、以輩行最先者居之、序昭

穆也。其餘序爵序事亦有可指者。惟旅酬下爲上、及燕

毛二事不行。蓋世變日亟、無暇及此矣。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

事生、事亡如無存、孝之至也。

鄭注：踐猶升也。其者、其先祖也。踐或爲積。

謹案：今之宗祠、春秋兩祭、與祭者各有班行、是亦踐

其位也。有讀禮者、有唱演戲劇者、是亦行其禮、奏其

樂也。尊其祖先、睦其宗族、是亦敬其所尊、愛其所親

也。祖先死矣亡矣、而猶春秋之祭、虔誠致敬、是亦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也。然則今之中國人、可謂孝之

至也乎？未也。皮之不存、毛將焉傅。必也國勢大強、

而家與有榮焉。是故恆言曰忠孝、必先忠於國而後能孝

於家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鄭注：社、祭地神。不言后土者、省文。

謹案：古者以城內爲國中。距國百里爲遠郊、五十里爲

近郊。王者於近郊之南北、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即郊

社也。王城之南七里、明堂宗廟所在、以祀其先也。周

官大司樂、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

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

、冬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

、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

、南宮爲羽、靈鼓鼙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

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

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簇

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

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

人鬼可得而禮矣。此冬至圓丘之奏樂、即南郊祭天也。

夏至方丘之奏樂、即北郊祭地也。古亦謂二祭曰禘、禘

者祀上帝也。上帝者天帝也。皇天后土、上下對文。乃

云郊社之禮以事上帝者、舉天帝以統后土也。故鄭注云

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分言天帝、其實一也。祀明堂、配上帝、

宗廟之禮。故祭先人亦稱禘矣。今民國廢君主、則其附帶之郊社宗廟盡廢。僅有耶教祀上帝、及人民得有宗祠家廟、祀其先人而已。此中國之宗教也、而今人必謂中國無宗教、可乎？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鄭注：示讀如賓諸河干之賓。賓、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為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

謹案：示賓一盤之轉、故示賓置三字通用。變宗廟而言禘嘗者、古人行文變化之通例也。凡經傳有禘郊連文者。言祭天之禘也。有禘禘連文者、言殷祭之禘也。殷祭者大祭也。有禘嘗連文者、言時祭之禘也。此以禘嘗連文、故知為宗廟四時之祭也。但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此周官大宗伯之文也。『春日酌、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禮記王制之文也。僅名實稍變耳。孔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又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以上仲尼燕居論語亦載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不諸斯乎？指其掌。』八

份篇 吾聞羅馬教廷以前、亦用三牲之祭、蓋三千年前之民俗、中外同也。自羅馬教廷以後、而始以上帝代表一切鬼神矣。今世政教分離、而羅馬教廷猶欲呼籲世界和平、此雖宗教主之空言、然今民國廢除郊社諸祭、而獨祭黃帝孔子、欲陰以維繫人心。豈非於治國平天下有重大之意義乎？

### 八章 為政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鄭注方、板也。策、簡也。息、猶滅也。

謹案：古者祭政一致、故祭禮之後而繼以政也。孔子曰：『五帝用記、三王用度。』大戴禮五帝德篇荀子曰：『禹湯有傳政、不若周之察也。』非用篇故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但稱文武之政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禮記章句故政法一也。韓非子曰：『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雖三篇是以布在方策者、官府百姓皆有其書也。鄭玄曰：『官謂版圖文書之處也。』典禮注蓋古者、官府之署、藏有版圖文書、與後世官書相似也。夏殷典籍、孔荀所見已不備、惟周獨詳、故今猶存周官一書。然孔子所述三

道五德九經、不拘拘於周官明文、大抵彙括義旨而變言之、亦以應對之閒 取速瞭解也。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鄭注：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為謀。

謹案：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人道地道有別也。敏勉一聲之轉、勉力也。人類為政治的動物、然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故人道必勉於政也。

地道敏樹、特以喻人當敏政。樹、謂樹藝也。孟子曰：后稷教稼穡、樹藝五穀。『滕文公上篇 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也。皆其證也。

鄭注訓樹為殖草木、於義荒矣。

夫政也者、蒲盧也。

鄭注：蒲盧、螟蠃、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子贏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也。

謹案：此更申言政之性質、在於化民也。蒲盧有二、其一爲蜃、見夏小正傳。其又一爲螟蠃、見爾雅釋蟲。政在化民、則鄭注蒲盧螟蠃謂土蜂、是也。土蜂亦曰細腰蜂。詩詠螟蠃、說者謂其取桑蟲之子、七日而化爲己子

、正可以喻政化之速也。宋儒誤解蒲盧爲蒲葦、白茅黃葦、彌望皆是。中國遂非復人世界矣。

故爲政在人、

鄭注：在於得賢人也。

謹案：鄭注在得賢人。賢人能敏政而化民也。堯得舜、舜得禹皋陶、禹得伯益、湯得伊尹、武王得太公、齊桓得管仲、秦穆得百里奚、皆得人而治也、故古之爲政者、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豈不然哉？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鄭注：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

謹案：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者政之本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取人不得、返求諸身。舜舉元愷十六族而天下治。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夫何爲哉？』脩身以道者、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更上而有堯舜禹湯之道。故衛風淇澳之詩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言進德脩業、無窮極也。脩道以仁者、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先王之道、要在仁義。而尤以仁爲首也。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

謹案：仁者人也、今之民生主義也。血濃於水、故親親爲大。義者宜也。今之民權主義也。權力運用、端恃賢能、故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今之民族主義也。禮以經國家、安社稷、利人民、由宗法社會遞嬗而入軍國社會、無非禮所生也。然則解剖古政之本質有二元素焉。其一曰親親、宗法社會之精神也。

其二曰尊賢、軍國社會之權輿也。而能相維相繫以調和持久於不敝者、禮也。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說苑政理篇是故親親尊賢二者、成爲魯王齊霸之大別。然孔子管子皆崇禮。及老子唱禮爲亂首、而戰國二百四十年中、禮樂盡廢、不絕如綫。秦始皇坑儒生、焚詩書、更促其短命、十五年而亡。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孔子之道復明、至今天之所授、地之所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

。故中山先生三民主義、亦諄諄垂戒『國無道德、不能持久』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注：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

謹案：此二句、當依鄭注、刪去爲是。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鄭注：言修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保佑。

謹案：以先王之道修身。魯得備物典策。左氏傳定四年孔

子脩周公之篇籍而六經成。莊子天運篇韓宣子至魯、觀

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左氏傳昭二年然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大孝尊親、宗廟

饗之、子孫保之。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也。然愛親

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孝經見賢而不能舉

、舉而不能先、慢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

過也。惟過與慢、亡無日矣。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天下曷敢有

越厥志。』孟子梁惠王篇引今民國廢君而不廢帥、帥與

一切人民、咸負有上天之使命。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也。今本禮記作所以行之者一也誤衍一字從王引之經義述聞說刪去

鄭注：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

謹案：尚書堯典曰：『慎徽五典。』又曰『敬敷五教。』

『典以法言、教以訓言、異名而同實也。左氏傳曰：『堯

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文十八年傳、史記五帝紀從之、劉如幾謂司馬遷不見左氏傳

者、妄也、此最初之五倫、未有君臣。故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矣。自孔子對哀公而尊君、首君臣而繼以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然孟子告陳相、稱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

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

有信。滕文公上篇則又首父子而後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蓋

皆出於孔子孟子經世之權詞、非本來之天倫也。今民國

廢君臣、正宜回復堯舜時代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之五

倫、而廢除孔子孟子當時權稱之五倫、故曰天下之達道

五、達者通也。明有不通、則當變而通之也。惟知仁勇

三達德、堯舜猶止以仁智著稱。迨殷湯天錫勇智、讓天

下於啓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莊

子讓王篇實始見三達德之完成。孔子殷裔、故張之以垂教

。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則希臘之知德體三育又同矣。

中山先生本智仁勇三達德以垂訓、則本無不通、而至今

猶可稱曰達德者也。蓋甚矣！讀書明理之難也。古今異

宜、君子之中庸、君子而時中、其可毋慎諸。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鄭注：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有不足

、乃始學而知之、此達德也。

謹案：知之者、知天知人也。然知之一事、談何容易。

近世科學昌明、各科皆有原理原則之發見、惟哲學一科

、至今無定論、豈非其明微哉？不過既命曰知、自有其

知之之狀耳。太上生而知之者、性也。其次學而知之者

、教也。其次困而知之者、明刑所以弼教也。不必輟作

官刑、朴作教刑而後為刑也。雖天降大任於斯人、勞其

心志、苦其筋骨、亦天刑也。孔子厄於陳蔡、弦歌鼓舞

不輟。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

道者、窮亦樂、通亦樂。道德於此、則窮通為風雨寒暑之序矣。」莊子讓王篇若孔子者、生而知之、而子貢則非困而知之者乎？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成功、一也

鄭注：利謂貪榮名也。勉強、恥不若人。

謹案：中山先生曰：「知難行易、」故中庸亦先知後行也。若夫事有知而後行者、又有行而後知者、則猶之教學相長、在知行並進之中也。大上安而行之、其次所謂

堯舜性之也。其次利而行之、所謂湯武反之也。其次勉強而行之、則太甲成王其庶幾乎？更喻以流俗、則安而行之者、秉性亮直、自安於為聖為賢之本分而行之者也。利而行之者、賦性中材、受誘掖獎勵、見有利可取而行之者也。勉強而行之者、天災人禍、困逼其身、惶乎因果之不爽毫髮、而強為善者也。三者之成功一也。然則哲學者之自勉於善、宗教家之勸人為善、何所分其軒輊而謬言去取哉？

(未完)

### 咏琴軒隨筆

王先獻

元族崛起朔漠。本無與於儒雅。迨入主中夏。始稍習文風。遂斐異彩。雖享祚不永。而人才濟濟。頗極一時之盛。以視遼金高出萬萬矣。大抵元乃僥陋之族。本以殺戮為耕作。視詩書如弁髦。其停止科目者且八十年。凌辱文士。無所不至。而中國數千年之舊俗。固非一旦所能驟革。故其國初作者。半多趙宋遺老。而聰明才智之士。既不得志於場屋。乃移其精神於倚聲之技。遂於漢賦唐詩宋詞之外。別放一元曲之奇卉焉。其事似比詩詞為難。非畢一生之力以赴之。殊難期其成。是以詩詞之作。代有名家。有元迄今。比唐宋為近。而傳奇雜劇。殆成絕響者。職是故耳。



# 春秋三傳授受攷

孫易

著 論

此篇所考，通學者不在其例，今次三傳之先後，以桓譚新論爲序。

左丘明作傳授會申、中傳衛人吳起。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又傳趙人虞卿。卿傳同郡荀卿。

引經典敍錄文

王應麟考證引別錄曰：左丘明授會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

漢書藝文志。左氏微二篇。亡。鐸氏微。三篇。亡。張氏微。十篇。亡。虞氏微傳。二篇。亡。

沈欽韓曰「戰國諸子。嘗觀春秋傳而成書。如韓非姦劫篇春秋記之曰：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云：「此全依左氏傳也。漢興。非平侯武威張蒼受左氏傳於荀卿。

王應麟考證引別錄曰。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

武威張蒼受左氏傳於荀卿。

王應麟考證引別錄曰。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

張蒼。許慎說文解字序曰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與梁太傅洛陽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春秋左氏傳。

春秋左氏傳。

釋文敍錄云。蒼授誼。今從漢書儒林傳。

前漢書七十六卷張敞列傳。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禁姦邪。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

梁書劉之遴傳。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尙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鑿。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

誼爲傳訓。授河間獻王博士趙人貫公。又傳至其孫嘉。釋文敍錄言賈嘉授貫公。今從漢書。

前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脩學好古。實事求是。其學舉六執。立毛氏詩。左氏春秋

古。實事求是。其學舉六執。立毛氏詩。左氏春秋

古。實事求是。其學舉六執。立毛氏詩。左氏春秋

古。實事求是。其學舉六執。立毛氏詩。左氏春秋

春秋三傳授受考

國 專 月 刊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二七

春秋三傳授受考

。博士。脩禮樂。被服儒術。造次必於儒者。賈公授其子蕩陰令長卿。長卿授侍御史清河張禹長子。

儒林傳。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

望之善之。上書數以稱說。後望之爲太子太傅。薦

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

禹授諫大夫長樂戶將尹更始。師古曰禹先授更始更始傳子大司農咸及翟方進胡常。

翟方進傳。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清河胡常與

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遺門下諸生

至常所問其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

方進之宗讓己。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曆。其左氏則師劉歆。星曆則長安令田終衛師也。

漢書儒林傳。膠東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穀梁春秋

爲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毓徐敖爲古扶風掾。

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

劉歆傳。歆及向。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

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

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

。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

古字古言。學者傳誦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

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丘

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

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傲難向。向

不能非問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

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

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

歆又言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膠東庸生之遺學。桓公不

可攷。庸生卽胡常之師也。

見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賈護授厭勝將軍蒼梧陳欽子佚。子元傳父業。

漢書陳元傳。元字長孫蒼梧廣信人也。元父欽習左氏

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

欽受左氏學。以欽爲厭勝將軍。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

鄭興俱爲學者所宗。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

爲左氏淺末。不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書奏下

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辨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

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爲第一。帝以元新忿爭。適用其

次司隸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謹謹。自公

論著

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在復版

劉歆授鄭興賈徽孔奮奮弟奇及子嘉。皆精春秋。

鄭興傳。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

晚善左氏傳。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司

。天鳳中將門人从劉歆請正大義。歆

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曆。建武中。歆

。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曆數。自杜林

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皆以興為。之祖

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

賈逵傳。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發習經語。作左

氏條例二十一篇。

隋志左氏條例九卷。漢大司馬鄭衆撰。

孔奮傳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為

中。奮少從劉歆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

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奮弟奇博通經典。作春秋左氏

刪。奮子嘉至城門校尉。作左氏說。

鄭興傳子大司農衆仲師。衆傳其子安世。賈徽傳子郎中達

景伯。東觀漢記曰。興以博士金子嚴為左氏春秋。則子嚴

亦當時名家者也。

鄭興傳。興子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

。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經條例。建武中

。皇太子及山陽王荆因處。將梁。以練昂聘請

衆。欲為通義。引籍出入。衆曰。天子儲

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諸王不宜私通賓客。

遂辭不受。建初六年。代郎。為太尉。受詔作

秋刪十九篇。子安世亦傳家業。

賈逵傳。逵字景伯。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

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為古學。兼通五家

穀梁之說。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

長八尺二寸。諸儒為之語曰。闕事不休賈長頭。性

愷悌。多智思。儼儼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為之

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

藏祕館。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

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

送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

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帝嘉之。

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材者

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八年迺詔諸

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

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

春秋三傳授受考

國郎。朝夕受業黃門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

隋志春秋左氏經二十卷。漢侍中賈逵章句。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賈逵撰。春秋釋訓一卷。賈逵撰。

陳元傳扶風馬嚴。嚴子融爲世通儒。大傳其學。

隋志左氏傳條例九卷。漢大司馬鄭衆撰。

馬援傳。嚴字威卿。援兄余之子。王莽時爲揚州牧。

嚴少孤而好擊劍。習騎射。後乃向援從平原楊太伯

專心墳典。能通春秋左氏。

東觀漢記曰：嚴從司徒祭酒陳元受之。

馬融傳。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

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

鄭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公羊春秋，又從東郡張恭祖

受左氏春秋，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

扶風馬融，則鄭玄，馬融之傳也。

鄭玄傳。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

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

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是問者。乃西入關

。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

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殺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

盲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

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

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玄答何休。義

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延篤少從潁川唐溪典受左氏傳。又從馬融受業。延篤亦馬

融之傳也。

見後漢書九十四卷延篤傳。

先賢行狀曰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

。篤以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諷之。糧盡辭歸。

典曰卿欲寫傳。何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之歎

曰。嗟呼。延生雖復端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

尼父更足於洙泗。君當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穎容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

穎容傳穎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博學多通。善春

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

隋志春秋釋例十卷。漢公車徵士穎容撰。

楊賜與堂溪典張馴同朝。馴亦傳春秋左氏者也。

蔡邕傳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溪典。光祿大夫

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禪。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

論著

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

張馴傳。張訓字子儒。定陶人。少遊太學。能誦春秋

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

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

書近署。甚見納異。

此外可考者。馮異周盤楊終服虔謝該彭中博許惠卿之徒。

馮異傳。異字公孫。潁川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

周盤傳。盤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變之宗也。祖父

業建武初為天水太守。盤少游京師。學左氏傳。好

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

楊終傳。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也。年十三。為郡小

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後受詔

刪太史公書為十萬餘言。春秋外傳十三篇。改定章

句十五萬言。

儒林傳。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為虔。河南

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

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

何休之所駁漢六十條。

謝該傳。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

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

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

釋行於世。

孔穎達疏云中興之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中博

許惠卿服虔穎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

以上左氏春秋

漢與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傳子至孫為博士。江公授魯榮

廣王孫皓星公榮廣盡能傳其春秋。諫大夫郎中戶將沛蔡千

秋少君中山大傅丁姓子孫。梁周慶幼君。皆從廣受千秋。

又事皓星公。為學最篤。丁姓傳長沙太傅楚申章昌曼君。

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君房。王莽時為講學大夫。諫

大夫長樂戶將尹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為

章句。傳子大司農咸。及丞相翟方進。瑯邪房鳳。由是穀

梁春秋。有尹胡章房氏之學。

儒林傳。申公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政

以百數。申公以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

衆最盛。及魯許生兌中徐公皆守學教授。

漢志講疏。穀梁章句三十三篇。亡。釋文敘錄曰尹更

始穀梁十五卷。

此外可考者。劉向王彥尹敏梅福侯霸之徒。

劉歆傳。歆及向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

賈逵傳。兼通五家穀梁之說。下注云：五家謂尹更始劉向周慶。丁姓。王彥。等皆為穀梁。見前書也。

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酷吏傳。尹敏字幼季。南陽人。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

漢志講疏公羊雜記八十三篇。亡。公孫弘孫雜說（史記平津侯傳）弘習公羊蓋此類。

梅福傳。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

仲舒授梁相蘭陵褚大。諫大夫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丞相長史呂步舒。趙人吾丘壽王。惟嬴公不失師法。

侯霸傳。霸字君房。矜嚴有威容。家累千金。不事產業。篤志好學。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為元都講。

吾丘壽王傳。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高材通明。遷侍中中郎。

以上穀梁春秋

漢興齊人胡毋生子都。趙人董仲舒治公羊春秋。

嬴公授東海孟卿。符節令魯陸弘字孟。又授御史大夫琅邪貢禹少翁孟卿授太子太傅蘭陵疏廣仲翁。

儒林傳。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

疏廣傳。廣字仲翁。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學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大中大夫。

儒林傳。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

陸弘授太子太傅下邳嚴彭祖。齊郡太守丞薛顏安樂翁孫。彭祖授少府琅邪王中。後其學最盛於東漢。丁恭周澤鍾興樓望甄宇皆其選也。

論著

子都為景帝博士。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授丞平相津侯公孫弘。平津侯傳。丞相公孫弘者。菑川薛縣人也。字季少。

儒林傳。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陸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授。

儒林傳顏安樂字公孫。魯國薛人。睦孟姊子也。家貧爲學精力。官至齊郡太守丞。後爲仇家所殺。

丁恭傳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

。恭學義精明。教授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

。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

太常樓望侍中承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于恭。

儒林傳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

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

鍾興傳鍾興字次文汝南汝陽人也。少從少府丁恭受嚴

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

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詔令定春秋章句。去

其復重。以授皇太子。

樓望傳樓望字次子陳留雍丘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後

爲中郎將。教授不倦。世稱儒宗。

甄宇傳甄宇字長文。北海安丘人也。清靜少欲。習嚴

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

彭祖又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雲爲荊州刺史。文東平太傅

。徒衆尤甚。

儒林傳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

疏廣授御史中丞琅邪筭路。顏安樂授菑川太守淮陽冷豐次

君。少府菑川任公。貢禹授潁川堂谿惠。惠授丞相史泰山

冥都。都與路又事安樂。故顏氏有筭冥之學。路授大司農

孫寶。冷豐授大司徒東海馬宮游卿。郡守九卿琅邪左咸。

見後漢書儒林傳。

此外可考者。雋不疑。第五元(見鄭玄傳)李育。何休。公

沙穆。之徒。

雋不疑傳不疑渤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後爲京

兆尹。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旒。衣

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詔使公卿

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

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亦未可知。且安之。不疑

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拒而

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

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

而嘉之曰：公卿大臣固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由是

名聲重於朝廷。

李育傳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

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

。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買達。往返皆有理證。 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廢疾。

何休傳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休坐廢錮。乃作春秋

公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以春秋駁漢事 童不好戲弄。習公羊春秋。

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曆算。與其師博士 以上公羊春秋

棕槐室詩話

彭天龍

近人絕句之佳者。有顧佛影之西興云。水荻花外暝烟升。小市人家欲上燈。愁煞扁舟臥居士。捲篷低燭過西興。鄭海藏評云。風味雋絕。沙健菴之舟中見月云。半規涼月上船唇。頓洗秋心一息新。便掩船門收月住。却思載去送何人。石遺夫子評云。竟是誠齋。錢仲聯師之曉起望湖云。憑欄天近一鷗無。着個來僧若可呼。兩岸柳風雙槳雨。載將山綠過西湖。風神瀟灑。似不食人間煙火者。馮振心師之舟夜作云。江村孤犬吠聲稀。山鳥時時為一啼。索句船窗忘夜永。月明已過短篷西。深得漁洋三昧。丁稚璜之重慶道中云。山上高樓江上船。嵐光人影水如天。擲搖背指前潭月。已向朝天門外圓。風格在中晚唐之間。以上五首。音節鏗鏘。皆不愧前賢。而陳子言則獨推沈瘦狂之歸途一絕。莊呂塵之一春一絕。朱大可之鄧尉一絕。章敬禮之宣城春暮一絕。謂置之唐人絕句中。皆無遜色。余極以為否。諸詩見青鶴雜誌第三卷第二十期尊瓠室詩話。明眼人自能辨之也。



# 莊 學 小 識

劉斯楠

(一)辨誤 (二)解題 (三)闡明政治哲學

陶希聖先生說：「老莊的精華是自給經濟社會的小地主的理想。其精華是：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日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雖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爲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莊子天下篇)

曲全的方法很簡單，一方面要學拳曲擁腫的大木，「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他方面歎息有用之苦：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脾爲脅，挫鍼治癩足以糊口，鼓篋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人間世)

又說：「莊子的養生。遁世，逃稅，逃兵役，逃統治關係，尤爲露骨。其所謂真人，至人，神人，皆只有自給經濟的小自耕農(最好是小地主)始可以做到。」(註二)

葉青先生在胡適批判裏，對於莊周本體論宇宙論生物論齊物論認識論辯爭辯證論人生論政治論，也有很新穎的發明。(註三)

柳詒徵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上，則稱莊於言宇宙原理，確見天地之根本，故俯視一切，而自信其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不知其道者，則目之爲消極。爲社會學術進步之阻力，不知人人皆消極於世俗之榮辱得喪而積極於精神之稠適上遂，則人類之進步，何可限量，惟役役於世俗之榮辱得喪，自命進步，實則毫無進步可言，乃真莊列所悲。(註三)

陳安仁先生述莊子的政治思想，謂其以一道字爲宇宙之根本原理，以自然爲政治之根本原理，排斥賢人政治，主張順民性以爲治，輕視作官，斷不輕視政治，且不主張國家之褊狹主義，他的政治論的精微處，恐怕近世主張無政府之政治思想家所不及。(註四)

胡樸庵先生則說：「統觀莊子之學，確異乎老：老子以與爲奪，以後爲先，以不爭爲爭，以賤爲貴，以柔爲剛，以拙爲巧，以訥爲辯，猶有物我之見存；莊子混

莊子小學識

與奪後先貴賤剛柔巧拙訥辯而一之。」「莊子之任自然。大於老子之任權術」(註五)又說：莊子以惠施為逐萬物而不返。是蓋不知物理之可貴。(註六)

綜觀各說，仁者見仁，知者見知，說各不同，余不能和之以天倪，頗不自承曲士不可以語於道，因取全書細讀一過，知言道者有畛，論而不議，議而不辯，雖曰不敏，惡敢不勉！斷章取義，吾無取焉！

莊子全書三十三篇，天下篇敘學術源流，申述其作書之體系；自逍遙遊迄應帝王，篇次井然，義應哲學，外篇諸作，分屬內篇，會意宜然，匪同改作。爰為莊學小識如左：

(一)通論——天下篇

此篇歷引諸家方術：於墨翟禽滑釐曰。為之太過。已之大順；於彭蒙田駢慎到曰。棄知去己，緣於不得已；於關尹老聃曰。博大真人；而即繼以己之理論及其體系；終議惠施口勝應辯，弱德強物，多方而並不足語於道術。胡樸庵先生議其不知物理可貴。葉青先生謂其整個學說體系舉由施龍二人學說出發而為反動，用自然主義反對自然主義，用辯證邏輯反對辯證邏輯，體系非常謹嚴，由知識哲學而自然哲學而人生哲學。羅素輩以為莊周是無政府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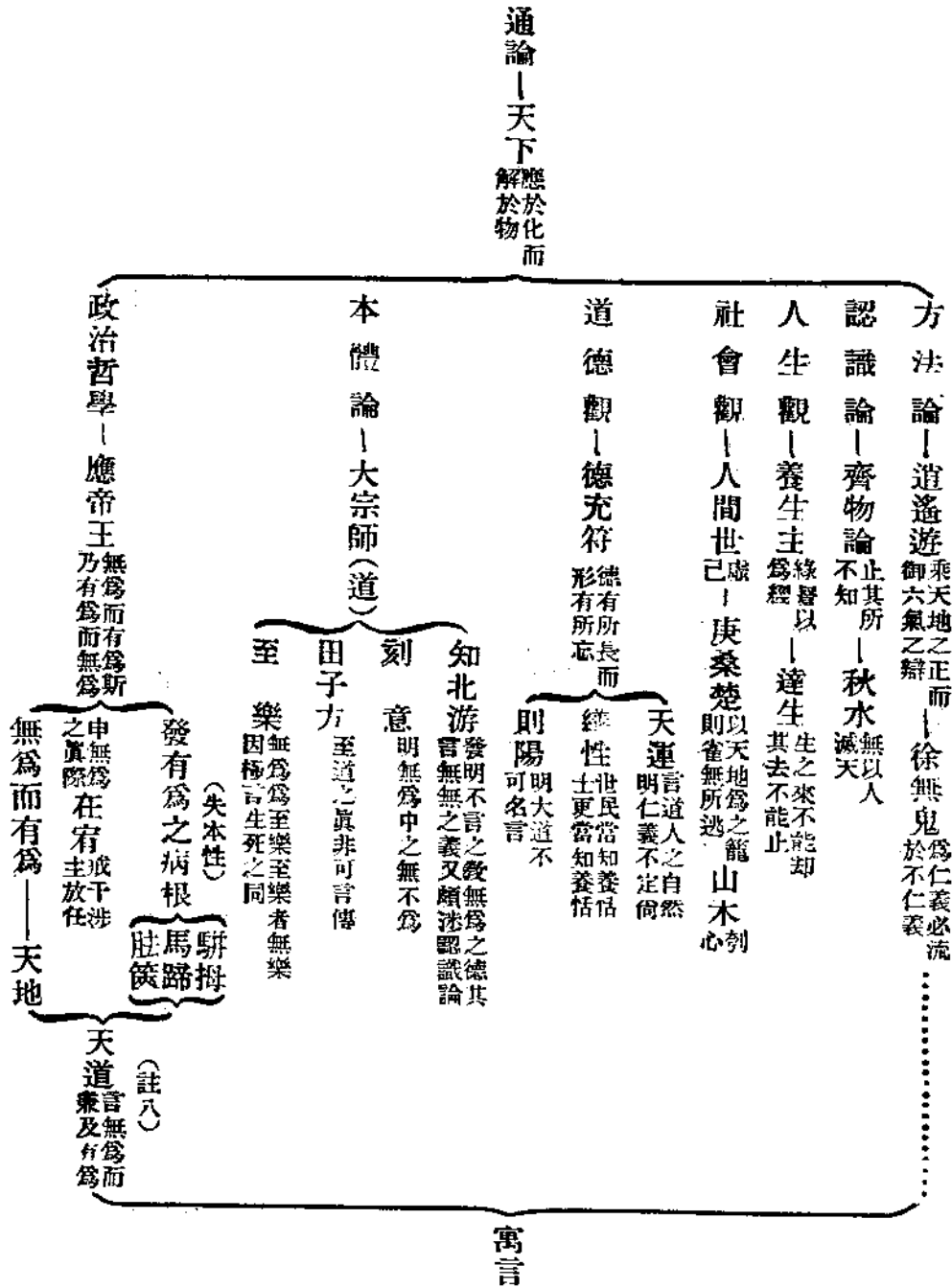
者。倘然無政府主義不反對私有財產，那末，莊周就可以說是：因為莊周同墨翟孟軻一樣，都是擁護私有反對盜竊的，如此，則莊周也只能和斯賓塞相同，是個人主義之過激不與克魯泡特金有何同點。不過有一個短處，即重生而拋棄物質生活，完全皈依於適性樂天，結果就至安於環境，失掉物質論的戰鬥性。他知道堯舜時天下無窮人桀紂時天下無通人之非由於知之得失而為時勢適然，(秋水)是一大進步，很可導出社會改造論，然竟主張安於環境，他說蹈水者之自由出沒，由於他底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這就中止了辯證論和物質論的邏輯。(註七)合陶葉柳陳胡五先生之言而觀之：則知莊子似以小地主的不徹底理想阻止其哲學的徹底性，形成個人主義之過激的無政府主義，不知物理之可貴，以致安於環境，永無戰勝環境之望；惟能消極於世俗之榮辱得喪，於相對世界作絕對觀，於差異世界作平等觀，而積極於精神之稠適上遂，則是莊子之學，亦大有功於人類。况物質論原可非議，吾輩當唯生論是從，擷其精英入唯生論，乃有益於民族，不必如葉先生議其哲學不徹底也。以下依現代哲學部分敘述，仍不變內篇之次第，不盡如葉先生所謂由知識哲學而自然哲學而人生哲學，頗以意比附其篇次，定名為方法論認識論人生觀社會觀

論著

著 論

道德觀本體論政治哲學。逍遙遊屬方法論，徐無鬼附之；齊物論屬認識論，秋水附之；養生主屬人生觀，達生附之；人間世屬社會觀，庚桑楚山木附之；德充符屬道德觀，天運性則陽附之；大宗師屬本體論，知北游刻意田子方至樂附之；應帝王屬政治哲學，駢拇馬蹄莊箴在宥天道乃

至盜跖讓王說劍漁父並附之；寓言為結論，外物列禦寇並附之。每篇以意為之疏通，誤者辨之，悟者解之，較有價值而人所未言者闡明之，略加證明，或亦建設文化之一助。欲窺全豹，原書具在，割裂之譏，庶幾免夫！提要鉤玄，約如左表：



莊 學 小 識

(二)方法論——逍遙遊，徐無鬼。

莊子由施龍兩人學說出發而爲其反動，前已言之，葉青先生以分析綜合區分二家學說，似矣，而實不足以盡莊學，其說「莊周並沒有名學」，(註八)尤貽誤後學。蓋葉所謂「辯論不就是名學反對辯論並非說破壞名學」，用以

人，則莊之統整其思想也；辨別方法有無錯謬，則有「管仲有病」以下諸段，而終之曰「恃源而往」，「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尙大不惑」。凡方法論範圍內事，合此二篇觀之，應有盡有。吾故曰：逍遙遊徐無鬼，莊之方法論也。  
節錄從略，下衍此。(註九)

指摘胡博士則是，執此即謂「莊周並沒有名學」則非。莊之

(三)認識論——齊物論，秋水。

反對辯論，由與施龍之認識不同，其說見齊物論。莊與施龍認識不同，屬哲學認識論範圍，固不能認爲名學；莊欲顯斥施龍之謬，以方法論發端，然後進而發揮原理，此則不能謂莊沒有名學。逍遙遊由北冥有魚說起，莊之自然觀察也；其引齊諧之言，湯之問，莊之反覆詳察同一之事物也；就所言所問對其觀察之關係言，則莊之證言也；由小大之辯說及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自視若此，宋榮子及列子之故事，連類而書，則莊之彙類也；乘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則莊確定其說明也；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則莊之之臆說也；堯讓天下於許由一段，引證聖人無名，肩吾問於連叔一段，引證神人無功，宋人資章甫而滴諸越一段，引證至人無名，則莊之歸納的檢證也；答惠子兩段，則莊之演繹的檢證也；徐無鬼發明絕聖去知無爲而無不爲之旨，別寓微意，傷與言之無

葉青先生釋此二篇爲莊之齊物邏輯或知識哲學，析出文句分屬辯爭論辯證論。除齊物邏輯云云與「莊周並沒有名學」一語自相矛盾外，說頗允當。惟莊雖齊物論，而小大之辯仍嚴。其方法論，全在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不必定是齊物邏輯。齊物論云云，以論理學釋之，半屬質料原理之自然齊一律，半屬其因果律，顯屬知識哲學。以逍遙遊徐無鬼擬方法論，以此二篇擬認識論，較葉所云，似更妥當。此二篇中文句，葉先生尙有析爲宇宙論者，竊案莊自有宇宙論，不必牽涉及此，此二篇中涉宇宙論之處，莊特以之說明自然齊一及因果二律，仍是認識論之範圍，細讀自見。

(四)人生觀——養生主。選生

葉先生析莊之人生哲學爲人生論政治論二部，人生論析莊之人生觀爲知化的人生，重生的人生，適性的人生，

論 著

樂天的人生，自由的人生，平等的人生，無爲的人生。所引有大宗師齊物論人間世駢以秋水等篇文句，不獨指此二篇，而此二篇屬人生觀範圍者特多，且莊之人生觀，即「緣督以爲經」一語，已可表示。太陽系中，我未生之前，我未嘗哀然曰，汝必生我，我生之初，我亦不知是我，而生而適然是我，而生而適然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之我，則我之生，亦太陽系之緣督以爲經者耳。生之來之能却，其去不能止。則凡葉先生所析諸義，無不可以包舉。今以養生主達生二篇，屬諸狹義之人生觀。別從廣義之人生哲學中，析出社會觀道德觀政治哲學各篇，與本體論先後論次，就莊論莊，不移易其內篇次第，不割裂其原有文句，大體正同，非苟爲立異也。

(五) 社會觀——人間世，庚桑楚，山木。

讀莊之養生主達生二編，除可知人生之起源外，並可知人生之意義及其價值；讀此三篇，除可知社會之起源外，並可知社會之意義及其價值。人生之起源，如緣督以爲經，來不能却；社會非人生也，社會云者，二人以上心意相感內我相聯絡者也。擴而充之，一切動植，無不有類似人間世之社會。莊於人間世篇，首段言進諫之道，次段言交際之準，三段言教化之道，用王闈運說。凡社會觀範圍內

事，既巧譬而喻矣，而三段末論及虎馬，四段論櫟社樹，五段論材不材之木等，庚桑楚論以天地爲之籠則雀無所逃，則擬議及動植心理學，盡社會觀之大觀。支離疏者以下各段及山木篇剝心之說，則更明著社會觀之意義價值。凡此皆非人生觀之範圍，故列表之爲社會觀。

(六) 道德觀——德充符，天運，繕性，則陽。

社會涉人物之組織；道德屬行爲之規範。社會觀論組織原理範圍內事；道德觀論規範原理範圍內事。有的人生觀斯有社會觀，有社會觀斯有道德觀，敍次井然，莊子見理之精，卽此可見，其要已見表解。

(七) 本體論——大宗師，知北游，刻意，田子方，至樂。

由方法而追尋資料原理，由資料原理分析爲人生觀社會觀道德觀，析則析矣，而本體究何若，前此雖嘗有一二語或十餘語道及，究未論究詳盡。莊恐人之舍本而逐末也，恐人效法施龍之逐萬物而不反也，故標舉大宗師，於人生觀社會觀道德觀之分析論究後，歸納爲本體論，知北游等篇補充其意義與價值。資料原理，蓋出於此，故言無無之義，又頗涉認識論。莊文之參互錯綜處，循是以求。無惑乎其所以異。

(八)政治哲學——應帝王駢拇，馬蹄，胠箠，在宥，天地，天道。

政治哲學之對象，為政治組織之由來及其意義與價值，所謂政治組織，表現於戰國者，為君臣之關係。自社會學言之，實即政治社會。莊子對於政治社會之由來之見解，人間世嘗言之。其言曰：「臣之於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天地篇亦有有關之提示曰：「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陶先生謂「莊子遁世逃稅逃兵役逃統治關係之思想尤為露骨。」讀此，殊難置信，或不免為先生對莊子之誤會。莊子對政治之意義，此數篇中說明尤夥。其最根本之說明，如駢拇篇云：「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可為「政者正也」一語下一申說，而為政字下一下定義；天道篇云：「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智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

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可為治字下一定義。而其最精采處，尤在對於政治價值之發揮。價值一語，導源於經濟學。談政治哲學者，類分理想的價值實際的價值二部。關於理論的價值，又分二方面。一為政治自身之價值；一為助各有關之科學確定其基礎之價值。關於實際的價值，即在能闡明政治生活之意義及價值，以樹立政治生活之理想，而確定生活之基礎。據近代政治學之解釋：政治生活，即以人類感情與其環境相適合之謂。人類感情性格變更甚緩，而環境則因科學及工業之進步，進化甚速。顧價值之研究，當注意者有四：(一)須以現實的政治社會為對象；此可以特加注意者有三：(a)以政治意識為媒介之統治關係現象；(b)政治組織制度下苦樂不均之現象；(c)變化不絕之動態政治。(二)價值與交換價值，當一如經濟學於意義或文字上均加分別；(三)國家既為政治價值之意識表現，應與政治價值一致；(四)政治價值之探討，對於政治價值之本質，來源，決定政治交換價值之本質，政治價值與政治交換價值之關係，政治價值與政治價格之各種關係。莊子對於政治意識，不及見後世之發展狀態，故憧憬於個人主義之過激的無政府主義。對於政治價格，殊無相當之認識。其全部學說，除充分論次政

治生活之意義外，頗多政治價值政治交換價值之認識。其應帝王一篇，幾全屬政治價值論。其對變化不絕之動態，頗擬作靜態觀。在有一篇，尤三致意。其對價值與交換價值之分別，非如經濟學細加分別，頗難明瞭。一經比擬，又與三民主義之政治論，若合符節。余求之於一般政治哲學之書而不得。試為比類說明如左：

一切政治意識對於政治道德之重要性而由政治行為表示者，謂之政治價值。——莊子說政治意義處視此

政治交換價值，即政權與治權交互影響之比，其大小由交互影響之道德權力對於交互影響者之價值定之。——莊子以處上處下一歸於無為，而又以無為而尊者為天道君道，有為而累者為人道臣道，以及天道篇所謂「禮法度數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云云，視此。天地篇謂不尙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宜若不相類然，然其下曰：「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然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則仍無為而有為矣，特不若三民主義有權能分開之顯明主張。若其服務觀念，注意於政權治權之交互影響，則莊子與三民主義固同者也。

政治價值之來源（一）在道德之效用；——道德而無效用，則無充慾之力，既無充慾之力，即無需此之人。（二）在需此道德者之意識。——不感重要，即無價值。盜跖篇云：「上誠好知而道，則天下大亂也。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筴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墜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者於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以是大亂！」天運篇云：「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等語，視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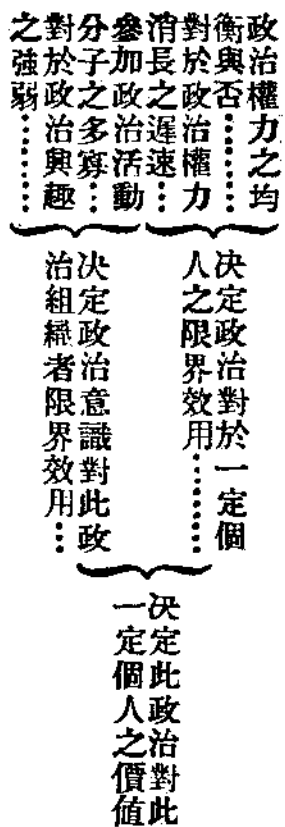
政治道德價值之決定。（一）決之於一切政治道德對於個人之限界效用；（二）決之於一定個人所有之政治意識對於此人之限界效用。應帝王篇泰氏有虞氏之此較。駢拇篇殉利殉名殉家殉天下之分析。馬蹄篇。「吾意善治天下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至德之世，國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在宥篇。「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

莊子小學論

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常出乎衆哉！」……視此。

交換價值之決定，一方面為一切政治道德，對於被治者之價值，他方面為一切政治道德對於統治者之價值。且此一切政治道德，對於被治者之價值大，對於統治者之價值小，至少相等，交換價值始能決定，合理之政治組織始能成立。因此：決定此政治對於一定個人之價值，可表

如左：



，應帝王篇：「肩吾見狂接輿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蚊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鸞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道篇：「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應帝王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化貨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駢拇篇：「

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在宥篇：「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天地篇：「上治人者事也。」凡此，皆已注意於政權治權均衡問題，主於治事而不使無告者個人淪於飢餓線下，反對假借治權膨脹凌弱暴寡之勢力，致老無所終，幼無所養，矜寡孤獨廢疾者皆無所養。此為莊子決定政治對於一定個人之限界效用之第一條件；

應帝王篇：「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胠篋篇：「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竊鈎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在宥篇：「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天地篇：「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

論著



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秦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天道篇：「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凡此，皆語及政治權力消長及其遲速消息。

此為莊子決定政治對於一定個人之限界效用之第二條件；

在宥篇：「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胠篋篇：「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天地篇：「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轉居而穀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則何辱之有。」「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新響，不可得也。」凡此，皆語及參加政治活動分子之多寡。此莊子決定政治意識對此政治組織者之限界效用之第一條件；

駢拇篇：「三代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在

宥篇：「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天地篇：「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法；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忠臣不諂其君。」天道篇：「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闢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無爲也則任事者責矣。」「斲輪徐則甘而不因；疾則苦而不入；不疾下徐，得之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焉存於其間，臣不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凡此，皆語及政治興趣之強弱。此莊子決定政治意識對此政治組織者之

限界效用之第二條件。

莊 子 學 識

莊子以此四者決定政治對一定個人之價值，大有「一夫不得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之勢，其所應有之價值，遠在今之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之上，尤注意於內我之聯絡。政治不得為階級鬥爭或君主專制者罔民之工具，可極之於精神之稠適上遂；及其流為寬慢虛偽也，秩序不整，僥倖乘焉，界限不嚴，依賴乘焉，未若法律事事為之界限，不相侵越，以養成人人秩序之心，故法治思想出焉。

陶先生必謂是小地主的不澈底理想，似亦未必然。陶先生於補，有師生之雅誼，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如此等處，還當就正！其近於個人主義之過激，實為天下之無告者請命。蓋其時之現實環境，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居民主之世，可從大處着眼，小處下手，若如君主之時，固宜小處着眼，大處下手，此正一般德治主義之共同原則。今後政治如法西斯化，此種政治哲學，仍有闡明以當芻蕘之必要。否則，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與其坐視反諸有司，無甯先為寡弱請命，庶幾智者慮周於未萌乎！三民主義以民生為歷史重心，莊子政治哲學，並無與衝突之點。蔣委員長謂：「生活的目的，是增進我全體人類之生活；生命的意義，是創造其繼續的生命。」以莊子政治哲學比

照，宜若小巫見大巫，不如蔣委員長所言遠甚。然自細視大不盡，自大視細不遺，全體之於個人，一若泰山之於丘垤，領袖主張之於個人意見，固自出類拔萃，要亦不外泰山不讓土壤之例。老子語士成綺有言：「昔者子呼吾牛於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弗受，再受其殃。」若曰：是亦小地主之理論。夫小地主之理論，豈遂無土壤之效乎？學莊不善，致流為折臂翁，或竟重古人之糟魄，則又不足與語此！

(九) 結論——寓言，外物，列禦寇。

理論與行藏貴一致。莊子理論，已如前述，七篇立理論之大體，八篇明理論之功用，而行藏未著明也。此三篇，於莊子之行藏，略可考見，中間且及孔子曾子諸人行藏。寓言篇曰：「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列禦寇篇則亟亟於市道悅賢之辨。外物篇曰：「外物不可必」。「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胥流於江，襄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貸粟於監河侯，則以鮒魚自喻；語惠子則示以無用之用，知其不可奈何而且安之若命。自之梁齊不遇以來，之天之人，莊有所擇之矣。今以近代論理學哲學釋之，作如是觀則可，謂莊子時有是，莊子

論 著

論 著

時曷嘗有是哉！雖惠施之言論，有可作物理學觀者，惠施之學，究異乎物理學。莊子就惠施論惠施，以為逐萬物而不返，豈必不知物理之可貴哉！莊子明乎物物者之非物，立言自命寓言，對物獨標外物，學者誠有玩乎莊子物而不物之旨，由物物而善用大物，處上以道畜下，處下以禮事上，雖進而昌明法學物理學，易羞而不為之心，為遊無窮之事。亦曰技兼於事事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而已！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其

諸不可不加之意者乎！

(註一)見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

(註二)見胡適批判上冊

(註三)見中國文化史

(註四)見中國政治思想史

(註五)(註六)並見文藝全書下冊卷五

(註七)見胡適批判上冊

(註八)參考朱叔子先生莊子新義

(註九)參考論理學大全

詠琴軒隨筆

王先獻

吳芳吉先生四川人。自號白屋吳生。與劉教授柏榮同學於清華大學。稱莫逆交。曩讀其白屋詩稿。汪洋恣肆。一空依傍。而慷慨淋漓之致。眷懷家國之忱。一一活躍紙上。令人可歌可泣。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愛國歌一章。尤足發揚吾民族之精神。可許為必傳之作。其論詩有云：『我愛英人語。舊體盛新體』。蓋欲以舊詩之形式。入新詩之精神。不媚世亦不鄙古。卓然能獨抒其見者。頃在圖書館中獲睹其遺札。其置身立行處。直當諸宋儒之列。一種毅然以天下為己任之精神。雖宋儒不及也。前人謂杜老一語不忘國家。吳先生有焉。

### 棕槐室詩話

彭天龍

吾鄉前輩爲詩者。有高丈吹萬變姚丈石子光吹萬丈年五十有八。富於財。居張墩西鄉閑山莊。藏書數萬卷。詩經尤夥。約千餘種。與吳江金松岑先生爲文字骨肉。詩亦清利似宋人。如遊西溪云。一翠撲人冷。蕭然自不凡。水圓舟入月。山俯樹爭巖。野柳迎殘日。溪雲抱古龕。紅塵真隔絕。到此足幽探。遊九溪十八澗云。耳目忽然異。一翠撲媚嫵。清極非人間。此景不可撫。逡巡旣難分。炊煙無半縷。萬山相隔中。惟有流澌吐。淙淙似鳴琴。我心俱太古。泉冷沙石明。水動蒲藻舞。路窮境更幽。溪回聲轉聚。曲折行復留。前巖白雲補。小憩冷泉亭句云。琴筑奏相交。古音夏幽籟。巖峯聳我前。玲瓏變萬態。泉聲與山色。俯仰并一愛。遊杭雜詩句云。新綠萬村遮不住。臨屏山色落船頭。燈影倒搖都映水。輪煙高舉亦疑山。風格在南宋人之間。

又賣船歎一詩。余嘗病其失真。非如吳嘉紀之出於至性者。用以示人則可。傳之則不可也。詩見國學論衡第三期。茲不錄。

# 荀子性惡篇平議

吳竟成

荀子倡性惡，著性惡篇，專論性惡。其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以爲順其性則歸於惡，矯其性必至於善。夫人之性可養而不可矯也，自其主乎中者言之謂性

，自其見乎外者言之謂之情，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樂，曰愛，曰惡，曰欲，是七情者不可去也。情不可去，則性不可去也。性不可去，則性安可矯也。以性善由矯揉，是以杞柳爲柶棬之說也。且人之性既惡，又焉知惡之可矯，善之可爲也。

又曰：『不可學不可事之在天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偽，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耳聰，不可學明矣。』殊不知可學而能，可事而成，卽由性善也，豈可以可學爲偽哉。目雖可見，而不能皆明察秋毫之末，耳雖可聽，而不能皆聰辨五聲之和，其有能如此者，亦學而已矣。且正惟其明，故聖人因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正惟其聰，故聖人因繼之以六律以正五音，正惟其善，故聖人因制爲禮義法度以飭其身。且以矯性而後可善，亦將矯目之性而使之聰，矯耳之性而使之明乎。耳

目之性不可矯，則人之性又安可矯也。

又曰：『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以『子之讓代乎父，弟之讓代乎兄，』爲『反於性而悖於情。』夫有辭讓之性，乃有辭讓之行，無是性，則無是行。且辭讓者，非有刀鋸之威以迫之，發於人性之自然。辭讓之心，人皆有之，烏可以辭讓爲悖於情性也。

又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又曰：『堯舜之與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是性既無不惡，則自生民以來，未嘗有性善之人矣；未嘗有性善之人，則禮義曷從而生哉？堯舜桀跖既一，則所謂聖人者，又曷而有哉？

又曰：『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夫欲爲善，彊學而求有之，思慮而求知之，皆以其性善也。誠惡矣，則不欲爲善，不彊學而求有之，不思慮而求知之，未聞鴟梟而不捕雀者也。

又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是以桀紂之性爲誠惡矣，而紂不聽費仲之說誅西伯昌，曰：『仁義

荀子性惡篇平議

者，上之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紂以好仁義爲不可誅，是紂之性亦未嘗不善也。其終爲紂者，乃其習耳，非性之惡也。

又曰：「直木不待礪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將待礪栝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夫木有直有不直，不能謂不直者爲木性，而直者爲非木性；人有善有惡，不可謂惡爲人性，善爲非人性，且木不能自爲礪栝以自矯者，而人能自起禮義以飭其身，其不同也遠矣。

又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爲禹者，以其爲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爲禹明矣。」夫塗之人可以爲禹，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卽性之善也。斯孟子所謂：「人皆可以爲堯舜，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之義也。

論 著

又曰：「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矣。」是以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性惡則與聖王貴禮義也。又曰：「夫人雖有性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

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是以性善亦必求賢師，擇良友，聞堯舜禹湯之道，見忠信敬讓之行，然後身日進於仁義也。則與前所稱，豈不自相矛盾耶？夫性善亦必求賢師，擇良友，聞堯舜禹湯之道，見忠信敬讓之行，然後身日進於仁義。故孔子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謂：「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由是言之，荀子雖倡性惡，詆孟子，而其言亦多相類，則性惡之說，可不攻而自破矣。

雖然，性惡之說，固不能成立。然性不惡而已，未盡善也，不能盡善，則人爲安可不重哉？孔子曰：「欲仁而得仁。」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重人爲，則其勸學崇禮隆師等義，固自足以成立，此其所以能成爲一家之言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言最得中和，故一部論語開宗明義，卽曰：「學而時習之」矣。孟子自言私淑諸人，未得爲孔子徒，則其倡性善之說，當分別觀之矣。荀子攻孟子而好勝之心中之，遂倡性惡之說。其實皆偏也。由今佛氏之說證之，則性本無記，無善無惡也。若爲有記，斯別善惡，乃後起之薰習也。豈其本然哉。故性之本來，孔佛所見周矣。若夫輔世長民，則荀子爲長。觀於宋後孟子學說大昌，而中國民族浸衰，可以見矣。民國廿四年十月，顧惕生閱竟附記。

# 鄭子尹年譜（續）

錢大成

道光二十年庚子（一八四〇）先生三十五歲。

是年先生纂修遵義府志稿具，凡古今文獻蒐羅殆盡，開涉全黔事蹟；好古之士欲考鏡兩中，爭求是書，比之華陽圖志。（行述）

三月，先生母黎太孺人卒，年六十五。先生哀毀欲絕。（同上）

是年先生居憂無詩。

秋，先生刻樽函譜一卷，母教錄一卷。遵義府志亦於是時付梓。（黎庶昌彙經集文集序）

母教錄自序曰：「公父文伯之母曰：君子能勞，

後世有繼。斯言也，天道人事盡之矣！夫惟能勞而後能言勞。歷觀古賢母如崔元家善果諸傳所載，世隔千載，聲口宛然！心柔髮短，何非此義？固知捧帕而悲，今古同焉矣！珍母黎孺人實具壺德，自幼至老，艱險備嘗；恩斯勤斯，嚮子之閔斯！惟身受者乃心知耳！而今已矣！母子一生，遂此永訣。涕念往訓，皆與古賢母合符同揆；在當時聽慣視常，漫不警勵；致身為孔孟之罪人，母之不肖子。今日欲再聞半言，亦邈

不可得矣！天乎痛哉！爰就苦次摹照而書，到今凡得

六十八條；仿李昌武杜師益談錄例，錄成一卷。匪獨備久或遺忘；亦以見珍之爲罪人爲不肖者，非母之不善教使然也。」此可見先生天性之純篤也。

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一八四一）先生三十六歲。

是年歐陽礪東卒，年七十五。

是年先生仍主啓秀書院兼改勸遵義府志。

是年先生居憂無詩。

春，先生購置皇清經解一部。（文集辛丑二月初三日記）

日記）

二月，赴郡。

三月，草猶人先生創漢三賢祠於遵義學宮之左，先生爲之記，其末段略云：「……謹又附爲說曰：國朝經學能上接漢儒者，豈以識字爲本；凡字有聲有形有義，聯字以成文；字之聲形義明，其於治經如侍先聖賢之側，朗朗然聞其耳提面命也。……」此亦卽先生治經之一貫方法也。（文集漢三賢祠記，清史列傳儒林傳）

同月庚子，先生爲黎太孺人卜兆於子午山以葬，鑿丙

舍讀書其中，有終焉之志。自稱子午山孩。（先妣黎太孺人墓表，行述）

閏三月，遵義知府潘光泰去任，先生作序送之。

七月二十二日，莫猶人先生卒於遵義學官，年七十九。先生往臨其喪。（曾國藩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教授莫公墓表）

冬，先生與莫子偲重刻楊園先生全書。（文集重刻楊園先生全書序）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一八四二）先生三十七歲。

是年春，郡志局撤，入夏，遵義府志印刷成書。（文集祭開州訓導子元仲舅文）

是年夏前先生仍主啓秀書院。（行述）

六月以前，仍居憂無詩。

七月，成繁哀四首。自序曰：「禋祭踰月，欲歌先哽，痛念慈蹤，觸事如昨；我今不述，誰復知之？堯灣此居，地從主人計，吾生不改遷；泯滅者惟數事耳！恃其與哀俱永，各繫一章。三年不事吟詠，詞之鄙俚不計也。」

同月，先生自郡歸，倦不欲出，每獨飲數盃，至十月，先後成和陶淵明飲酒二十首。（詩集和陶詩序）

夏盡，釋服，得俞秋農先生書，囑先生爲其父撰行狀（文集上俞秋農先生書）

九月，先生有上俞秋農先生書，略云：「……敝郡二百年來文獻大缺，賢守雅創志局，令某效奔走其間，汗顏告成；意可備後來粗稿。謹呈一部，冀暇糾焉！某本婁人子，幼來饑寒造極，計無復去處。念讀書一端，天當不能禁我？以故略有知見，視人間所論所尚不如意爲多。而又強於腰，訥於口，處稠衆之中，大都聽之不解；羣方贊和，已獨嘿然；人遂以爲驕。偶一言又不當人意，人遂以爲狂爲妄。其實其樸拙人也。得左右先生二三日即見之矣。年來漸知漢宋大儒收拾身心性命者正極寬曠。已結茆先母墓旁，擬料理壅粥足恃，即當抱殘經，娛老父；終身於彼，以完不全備之命。……」

同月，先生築室於子午山落成，自爲記。

十二月，莫子偲營猶人先生墓於樂安溪上，移家來就先生。（曾國藩莫公墓表，莫友芝巢經巢詩集序）

道光二十三年癸卯（一八四三）先生三十八歲。

是年正月，先生仲舅黎子元先生之柩由開州運歸。先生哭之痛。（祭子元仲舅文）



夏盡，先生赴仁懷訪平越峯，至仁懷五日，即病瘧，幾危。（詩集卷六）

七月，先生赴重慶，既赴鄰水，訪甘秩齋（家斌）；後由界牌東南出爬抓溪至松坎場；初冬，達貴陽。（詩集卷六）

九月，先生患目疾。（詩集卷七）

冬，先生以老父在堂，不能甘心祿養，乃循沅水北上應試，舟次黔陽遇黃虎癡於學官，留話竟日。（詩集卷六）

先生在中臥病，旋愈。（詩集臥病旅中）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一八四四）先生三十九歲。

是年清明，先生入都，病寒夜瘧，目疾愈劇，至不辨壁間徑尺字，而秒髮皆知有物。至三月初七日二更，與鄉人訣而氣盡；三更，復蘇，以必與試，歸始給火牌馳驛。次日仍入關，臥兩日夜，繖白卷出，適先生生日也。（三月初十日）作六絕句。其二云：「藪驥蒼涼斷鶴哀，廿年九宿試官槐。擲將空卷出門去，王式從今不再來！」旋大挑得二等，以教職用。歸道過貴陽，巡撫賀耦耕留先生纂修貴陽府志，因以疾辭。（行述，詩集卷七，邵亭詩鈔次子尹韻贈曉峯）

秋，先生歸子午山，晤莫子偲趙曉峯，大快。有贈曉峯詩略云：「鬼亦厭斯人，不使犯其界；放我萬里歸，忽若脫天械。……」先生九死一生，得歸晤良友，歡喜之情，溢之言表矣。其末段云：「投我日來作，謂當炙其瘵；點摘我何能？况又懶且憊。向來有私見：詩品無定派；性情異剛柔，聲響遂宏喝。紛紛儻忽徒，乃鑿混沌壞。細思究何益？風雅因之敗。……」先生論詩不立宗派，斯可證也。

九月十六日，貴州巡撫賀耦耕再授意貴陽知府周小湖（作楫）馳書堅請先生纂修貴陽府志，覆函固辭。所持理由有五：「敝郡（遵義）父母之邦，束髮來即留意掌故，故多得前輩緒論特為實錄。貴陽則疏矣。此其不敢一也。前志敝郡，雖因舊乘；而舊乘僅及當時一切創造，事關前代，即不詳言；故敢以私意攷覈，徑行定之。貴陽雖曰郡志，實具省體；而省志於地理大端，動有牴牾；因之則病已，不因則病人。此其不敢二也。屏軀多病，每繙閱十數種書，則心目告飢。前志敝郡，賴二三同志並精力堅強；且不以鄙見為大謬戾。今若就局不力，非所以酬知己；力之則不免有陰陽之患。此其不敢三也。敝郡同學多以某為可教；而郡

志成時，一二無賴扇之，誹謗疊興，餘波未已。貴陽省會其爲不可欺昧，更非敵郡可比。懲羹吹壺，先民所戒。斯其不敢四也。人情不諒，每易加罪；某以家貧親老，覲就教職，儼然備員。今又爲此；厚貴者必又苛論。其難不肖，義利之介，竊奉教於君子矣。此其不敢五也。……斯有以見先生出處進退之不苟也。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一八四五）先生四十歲。

是年二月，先生赴古州應爲儒學訓導，兼掌榕城書院。應舊爲夷疆，道光初始立學校。諸生夷漢各半，學植荒陋。先生至，初以文賦開其塞，繼以性道化其頑。遠近肄業至者百餘人，鄰縣數百里有負笈來者；坐則侍立一堂，行則從遊塞路。先生樂甚。尤稱黎平胡子何（長新）爲美材好學。（行述，文集上賀耦耕先生書）

旋以府試赴黎平。

五月，還古州，得賀耦耕巡撫書，謂得讀先生母教錄，深佩黎太孺人之言行，欲爲廣傳，以敦風化，索多寄去。先生覆函道謝。（上賀耦耕先生書）

九月九日，先生攜子知同暨諸生渡都江飲車砦載酒開

，極悠遊之樂。先生有詩。

多初，先生作論詩示諸生時代者將至一首曰：「我誠不能詩，而頗知詩意。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固宜多讀書，尤貴養其氣；氣正斯有我，學瞻乃相濟。李杜與王孟，才分各有似。羊質而虎皮，雖巧肖仍僞。從來立言人，絕非隨俗士。君看立品花，枝幹必先異。又看蜂釀蜜，萬蕊同一味。文質誠彬彬，作詩固餘事。人才古難得，自惜勿中棄！我衰復多病，骯髒不宜世。歸去異山川，何時見君輩？念至思我言，有得且常寄。」

大成謹按：先生詩學杜韓蘇黃，開近代同光一派，此固人盡皆知矣。然先生所標「言必是我言，字是古人字。」斯與近代黃遵憲所倡「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及羣經三史逮於周秦諸子之書許鄭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今者皆採而假借之。……等語，皆有吻合。遵憲爲詩界革命第一人，未必非導源於先生也。

冬十一月，先生去職離古州，門人有泣送之者。是後稱廣文鄭老。（行述，文集望山堂後記）

同月十日，先生計材致工建造望山堂。

同月二十二日，先生父雅泉先生六十九壽辰，先生招親友盡會，歌舞侑酒。雅泉先生樂甚。（望山堂後記）

冬，作巢經巢記，略云：「……余幼喜汎窺，見人

家稍異者必盡首末。稍長，讀四庫總目，念雖不得本

，猶必盡見之。裹足牂韃叢山之中，家亦貧，不給饘

粥，名聞不到令尉，相過從不出閭里書師；齊秦吳越

晉楚之都去無葭莩之因，可藉摠蓄念也。凍餒迫逐，

時有所去；去即家人待以食，歸而顧增色喜也；解包

乃皆所購陳爛，相視爽然！而余常衣不完，食不飽，

對妻擊豚稿寒栗象，亦每默焉自悔；然性終不可改易

。迄今二十餘年矣！計得書萬餘卷，漢魏後金石文字

鼠宋元來名人真跡又近千卷；雖不名藏家，吁亦多矣

！其得之之難為何如哉！玉川子欲拾遺經，巢之空虛

。誠貴之也！以余之之難，其視玉川之貴又當何如？

傲寓夷牢上，若羈禽無定棲，因之巢經巢名所寄之室

。……」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一八四六）先生四十一歲。

是年二月二十五日，望山堂架就。設宴招親友，先生

眩不能待客。

夏四月，先生父雅泉先生卒，年七十一。

秋九月，望山堂落成。

同月九日，移雅泉先生柩於子午望山堂新居。（行述）

，望山堂後記，遷居紀事）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一八四七）先生四十二歲。

是年先生居憂無詩。

是年夏，先生葬雅泉先生於子午山，益絕意仕進，日

以讀書課子宰木爲事。（行述）

九月二十九日，先生赴黔西，謁俞秋農先生。詰旦爲

王文成公（陽明）生日，秋農偕校官師及州之士釋奠於

東山陽明祠。先生有陽明祠觀釋奠記。

先生在黔西晤張子佩，相謂：「回憶廿年前所做睨謂

爲無奇絕，時皆稱文章宗匠鉅公，或爲方伯連帥。聲

焰炫然！顧兩人相視皆所謂無聞不足畏者。當年意氣

殆十去八九矣？」

十月，歸子午山。秋農先生送至黔西城東，淚潸潸不

已。（張子佩詩稿序，書俞秋農先生墨竹四首自注）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一八四八）先生四十三歲。

是年黃公度（遵憲）生。

孫仲容（詒讓）生。

是年賀耦耕中丞卒，年六十四。

六月，俞秋農先生卒於貴陽。先生及知，遂赴省；而

柩下滄水矣。（書俞秋農先生墨竹四首）

同月下旬，先生至都勻訪知府鹿丕宗（簡堂），下榻府

署之四橋堂。爲丕宗題其先德明鹿忠節公（伯順）所居

北海亭圖。先生固私淑忠節公者，正爲之注無欲齋詩

鈔，惟不知始於何年？至是時已成十九。（詩集四橋

堂歌）

先生在都勻小病經月。（詩集積雨病起四絕句）

八月，先生歸郡城。（詩集蒲翁行）

秋，先生還子午山。（詩集菊花二首）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一八四九）先生四十四歲。

是年夏秋之交，先生曾赴貴陽。

秋八月，胡子何由黎平來子午山。

同月十四日，先生歸子午山，見子何，極喜。爲跋舊

藏元趙仲光桃源圖。（詩集胡子何來山喜賦此）

九月，偕子何月下對菊賦詩。

十二月廿二日，先生遣季弟子俞至纂江吹角填取漢盧

豐碑石。

道光三十年庚戌（一八五〇）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正月十六日，胡子何辭先生歸黎平。（詩集送子

何歸觀）

春，先生代理威甯訓導，僅三日，實任者至，遂歸子

午山。（張子佩詩稿序，行述）

九月望日晨，雨中，先生視僕移植梧桐，下階忽蹶，

跌折左腕；痛苦經旬。時先生正奉檄權鎮遠訓導，扶

病至任；子知同隨侍。（詩集腕傷將復聊短述）

十一月廿三日，先生攜知同游鐵溪，至石厂，登雲中

山，間道出絕頂，由石屏山後歸鎮遠城。（詩集卷

九）

十二月朔日，遊南洞。（同上）

同月十七日，先生遺知同歸里，時左腕傷漸復原。（

同上）

文宗咸豐元年辛亥（一八五一）先生四十六歲。

是年洪秀全攻陷永安，建號太平天國，自稱天王。

正月初八日，孫女如達生。（詩集卷九）

三月，子知同來鎮遠。（詩集念同兒將至）

夏，先生去職歸里，時護理湖北巡撫同邑唐子方（樹

義）因病致仕，家貴陽；與先生最洽，故先生時赴行

省。（行述，清史列傳忠義傳）

咸豐二年壬子（一八五二）先生四十七歲。

是年始先生鬚髮頽白，雖精力過人，神明不衰；自知漸老，平生所學，不可不筆之於書；爰稍箋疏禮經，考校文字。（行述）

正月，撰上蔡語錄書後。

同月，莫子偲來子午山，先生相與把酒慨然！謂子偲曰：「吾輩俱老大，所學既不見於用，計無復長進。而數十年心力所寄，不忍棄置，將次厄梨棗，取當世通人是非焉。憶吾子昔有漫右小詩語，姑以先之。唯吾子爲我序！」先生乃自定集經集詩集九卷初刻本作詩鈔，起道光丙戌迄咸豐辛亥，凡四百九十首。門人胡子何校字，子知同手寫付梓。莫子偲爲作序，略謂：「……子尹自弱冠後卽一意文字聲詁，守本朝大帥家法以治經；……而才力贍裕，溢而爲詩，對客揮毫，雋偉宏肆；見者詫爲講學家所未有。而要其橫驅側出，卒於大道無所牴牾；則又非真講學人不能爲。彼持別材趣取一字一句較工拙者，安足以語此哉！子尹長友芝五歲，友芝兄事之。……計訂交到今且三十年，雖中間饑驅離索不常合併，而靡不以學行文章相躡砥。而子尹事事精銳，對之使

人氣餒。卽如詩若非所甚留意；良晨朋酒，常不自揣力，操旗鼓而與之角，往往脈張筋急，不能自如；而子尹率然應之，其要害曲折，轉益洞快。人之學問才力真不可強乃如此！友芝卽戲曰：『論吾子平生著述：經訓第一，文筆第二，歌詩第三；而惟詩爲易見才，將恐他日流傳，轉壓兩端耳？』子尹固漫頷之，而不肯以詩人自居。當其興到，頃刻千言；無所感觸，或經時不作一字；又脫稿不自收拾，子弟鈔存十之三四而已。而其盤盤之氣，熊熊之光，瀏灑頓挫，不主故常；以視近世日程月課，檀釀篇牘，自張風雅者。其貴賤何如也？……」

夏六月，先生爲黎雪樓先生撰千家詩注序。

是年，常熟翁祖庚（同書）任貴州學政，祖庚固於程春海處習聞先生名，遂論交焉。（翁同書集經集經說序，翁文端公年譜，清史列傳大臣傳）

七月，訪莫子偲於湘川書院。

八月，先生刻經說一卷，翁祖庚爲之序，其篇目列左：

補正爾雅釋親宗族

辨日本古文孝經孔氏傳之僞

禮記正義駁文

司徒旅歸四布

曾子問昏禮既納弊有吉日女之父母死節

儀禮曲字

偽古文尚書誤採左傳

椒婦

說士昏禮夫婦之名

外內二年仲壬二年

孔子生卒

禮記注脫竄

康成弟子臨頌

調人

孟子

爾雅

孔疏尚書古今文經字之異

纂母選孟子注

攷定喪服大功章大夫之妾二條鄭氏經注原本

秋，先生送子知同赴貴陽鄉試，友人張子佩亦來，

同寓河神廟；試畢，先生攜子歸，子佩送及廟左右橋

上曰：「此蘇李河梁也！」相顧悽然！（張子佩詩稱序）

先生在貴陽見唐子方，子方謂：鄉里耆舊，其行義文采已多無傳，賴有先生所輯遵義詩鈔，不宜更闕。手刪費請歸爲之。先生允諾。（播雅自序）

九月，先生爲莫子偲撰邵亭詩鈔序，有云：「……竊以爲古人之詩，非可學而能也。學其詩，當自學其人始；誠似其人之所學所志，則性情抱負才識氣象行事皆其人；所語言者獨奚而不似？卽不似，猶似也。……」此先生論詩卓識，非盛持門戶之見者，所可比擬；故其詩之成就，亦出乎尋常也。

冬，先生家居多暇，出前輯遵義詩鈔，重加去取，復增二三十家，命知同寫定；計自明萬曆辛丑改流至今二百五十年間，凡二百二十人，詩二千三十八首，次爲二十四卷，更名曰播雅。仿元遺山中州集例：或因詩存人，或因人存詩，或因一傳而附見數人，或因一詩而附載他文。更請唐子方爲之訂正。（播雅自序）

（未完）

## 談叢

## 夢苕盦詩話

錢萼孫

拙撰詩話。連續發表於中央時事週報者凡兩年。至本年六月份止。今應本刊編者之求。於本刊中續揭載。

人境廬詩。論者毀譽參半。如梁任公胡適之輩。則推之爲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以爲疵累百出。謬戾乖張。予以爲論公度詩。當着眼大處。不當於小節處作吹毛之求。其天骨開張。大氣包舉者。真能於古人外獨闢町畦。撫時感事之作。悲壯激越。傳之他年。足當詩史。至論功力之深淺。則晚清做宋人一派。儘有勝之者。公度之長處。固不在此也。

今日淺學妄人。無不知稱黃公度詩。無不喜談詩體革命。不知公度詩全從萬卷中醞釀而來。無公度之才之學。決不許妄談詩體革命。

公度歲暮懷人詩懷陳乙山工部云。珠江月上海初潮。酒侶詩朋次第邀。唱到招郎弔秋喜。桃花開竹最魂銷。潘丈蘭史飛聲在山泉詩話載李子虎長榮廣文一詩云。碧天初露海初潮。白玉闌干紫玉簫。唱到招郎弔秋喜。十三兒女亦

魂消。二詩字句略相同。子虎名輩在公度先。不當襲黃。然公度亦決非襲人者。殆下筆適然相同耶。招郎者。南海招銘山于庸大令。以土音作歌。創製粵謳。俗名解心。弔謳中名曲也。

乙亥五月。公度先生從弟由甫遵庚訪余梁溪講舍。暢談公度生平。並示以年譜上之材料。公度隨薛叔耘使歐時。余伯父念劬諱恂公使亦參軺同行。誼屬世交。公度生年爲道光戊申。余生年亦戊申。而後一甲子。注人境廬詩。有此一段因緣在。

由甫言。公度一生雖未大用。而有關於家國之重。詩特餘事。頗自負其五古。以爲可頡頏杜老。而意境之深邃新異處則突過之。然此乃時代使然。七言則差遜云。其爲詩也。必先搜集材料。然後下筆。庚子之變。欲爲一長篇古詩。名曰拳團篇。長擬萬言。欲爲空前所未有。材料已搜集。惜未成篇。其手定之人境廬詩草。最終篇爲李肅毅侯挽詩。其下寄題陳氏晴廬及病中紀夢述寄梁任父兩章。

夢 茗 齋 詩 話

則由甫所增入。以陳梁二氏。與公度之關係特深也。

人境廬詩草。以感懷詩起。詩中述洪楊亂平。清室中興事。以李肅毅侯挽詩終。則以肅毅一身。係晚清安危之局。肅毅亡而清運亦終矣。編詩之起訖如此。蓋隱以詩史自居。

公度之才之學之識。在晚清人物中。極似嵩郭。郭氏仕宦。較達於公度。嘗爲巡撫矣。嘗爲公使矣。然終爲一世所怪。不得行其志。公度之不得大用。人皆以爲可惜。殊不知卽能用之。亦未必便能行其志也。衆人皆醉。雖有獨醒。其將奈何。然公度雖不遇於時。而得肆其力於聲詩。起一代之衰。公度之不幸乎。公度之幸也。

人境廬詩草。於宣統三年。刊於日本。梁任公有致由甫書二通。錄之。以見校刊時一段歷史。第一通云。由甫老弟。示敬悉。謹手校一過寄還。此中譌誤尙二三字。大約所校必不謬。卽與原文不合。亦鈔者筆誤耳。其餘有數處未敢自信者。一一批列眉端。請再一查原文爲盼。每卷末寫初校覆校名。極宜。案原刊本每卷末寫第幾度初校梁任公覆校吾儕既附驥。且亦當負責任也。朱古翁所校之紙。別批繳。其中有商及韻脚者。吾儕萬無奮筆擅改之理。聽之。又有所不安適。欲在該句下用一注云。△△按某字疑誤姑從抄

本字樣。公謂何如。此按語或用尊名。或用賤名。皆可。

款式尙可觀。惟書本之廣袤大小。當略仿范伯子集。所留紙頭紙尾。宜加長。若近日上海各教科書式樣。用不中不西之小冊。則大不雅觀也。又四周擬不用複線。改用稍粗之單黑線。請照第一葉所改之式何如。墓志擬將銘詞再改。改日當寄上。題籤當照寫。匆匆敬覆。卽請大安。啓超頓首。八月十九日。第二通云。由甫老弟。風雲日急。不得不行。校稿未完。遺憾無極。所餘部分。望公留心覆勘一次。代我負責。大抵鈔本不免譌誤。以意逆志。字字掣磨。亦可以寡過矣。題籤繳上。銘辭尙未改作。今更無餘日。卽用原文可也。次序則首遺像。次墓志目。足矣。今晚若得寸暇。終當草一跋耳。倚裝匆匆。不盡所懷。啓超頓首。九月十五日。內甫曰。先生未歸以前所作詩。曾抄送陳伯嚴、范伯子、朱古微。曾重伯等閱過。對於詩中字句。略有商酌。但不多耳。任公書云。朱古翁所校之紙。有商及韻脚者。卽指此也。

公度越南篇一長五古。集中不載。見於梁任公飲冰室詩話。近見嶺南學報四卷二期載此詩。附有其孫延武跋語曰。先祖人境廬詩草手定稿本卷四。原有越南篇一首。大約係光緒十一年。先祖在美舊金山總領事任上。聞越南

談 叢



叢 議

之喪失。感而作此者。宣統三年家刻付梓時。不知何故。竟爾漏去此篇。茲特檢出。先行刊載本報。以餉世之好先祖詩者。俟異日重刻時。再行補入詩草云云。余案飲冰室詩話。此詩題下注甲申二字。則爲光緒十年也。由甫曰。先生詩草刊行時。係據最後之寫定本。未列有此篇。未知抄時漏去。或自行刪去。不敢決。余謂此詩指斥高宗。詞甚激烈。故先生最後定本毅然刪去。以免買禍。必非漏去也。過安南西貢有感第三首。用意相同。而詞較和緩。故未刪耳。

公度南漢修慧寺佛塔歌。有木刻單行本。其姪之駿及由甫同注。刻於光緒庚子。今已無從覓得。由甫處僅存一部。曾假閱一過。所注極詳。

公度詩受曾文正之影響至大。集中用文正詩處頗多。余注公度詩。皆舉出之。此外頗濡染於定齋。其跡未化。

北平文化學社出版之人境廬詩草校點本。校點者爲高崇信尤炳圻。書中插以豐某之畫。不倫不類。儉俗已極。有原刊本中本不誤。而高尤二人強作聰明。改之使誤者。如亂後歸家。蓬萊二字。係地名。而改蓬爲棘。早行詩。

殘月在樹啼鳥聲。鳥字不誤。而加按語云。烏疑鳥誤。鳥之珠歌。臥瓜吾仗。本不誤。而從古直說。改吾爲五。游箱根詩。枝撐二字。本杜詩。而改枝爲支。紀事詩。戲馬臺本不誤。而改爲馬戲臺。春夜招鄉人飲。太章實親見。本不誤。而改太爲文。拜會祖母李太夫人墓。劍兒大父旁。本不誤。而從古直說。改劍爲斂。寒食詩。霏霏紅雨花初落。本不誤。而加按語曰。紅疑江誤。自香港登舟感懷。徙倚二字不誤。而改徙爲徒。錫蘭島臥佛。重譯二字不誤。而改譯爲驛。放歌用前韻。歸來歸來兮菜香飯熟茶餘睡覺獨自語。京華北望戀北斗星。此凡兩句。於語字斷句。而校點本分爲三句。於覺字斷句。華字斷句。覺字下加按語曰。覺下疑脫平字。己亥雜詩。屢將遊約誑猿鶴。本不誤。而改約爲釣。五禽言。泥滑滑斷句泥滑滑。斷句北風多雨。此本三句。而校點本分爲兩句。以泥滑滑泥四字連讀作一句。於此詩末句泥滑滑下。妄增一泥字。加按語云。原本遺此泥字。其幼稚不通至此。而吾家叔父玄同先生。尙爲之題封面。殆未加細閱耶。

# 荀子札記

鄧夏鳴

## 引言

昭明太子謂諸子以立意爲宗。蓋卽章實齋所謂持有故言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之一端也。昌黎讀荀曰：「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故今日本哲學眼光。以研究諸子者。輒致力於孫氏之書爲多。顧注其書者雖衆。晦塞者仍不鮮。僕性樛昧。今秋始讀此書。本楊氏注。遇諸家辯駁有未愜意者。輒平反之。參以師友之說。附以譚陋之見。不揆鄙近。條爲札記。姑特言公。欲作拋磚之引耳。昔西哲有言曰：「謬見者。或爲真理之母。」則斯篇所以付刊之意也。將毋同。

## 勸學篇

于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鳴按：友人和縣張懷民曰：「教讀爲學。經典釋文云：教一本作學。是古字借教爲學也。」余謂張說近是。尙書盤庚敷于民。傳「敷。教也。」說文：「敷。胡教切。學。篆文敷省。」是學與教。古音近義同。此篇以勸學名篇。自當讀學字爲是。

強自取柱。柔自取束。王引之曰：「柱當讀祝。祝。斷也。

。大戴記作強自取折。是其明證矣。」

鳴按：王說誤以柱爲名詞解。其說非也。柱。支柱也。退之王滴墓銘曰：「鼎也不可以柱車。」說文柱下段註云：「柱之爲言主也。爲屋之主也。」漢書成帝紀：「腐木不可以爲柱」。柱有撐柱肩任意。所謂柱石也。是柱與束俱爲動詞。無妨相對爲文也。且上文言榮辱之來。必象其德。則此二句。正分承上文。言強自取柱而榮。柔自取束而辱也。

草木疇生。禽獸羣焉。劉台拱曰：「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王念孫曰：「羣居與疇生對文。作焉者涉下文而誤。」

鳴按：劉王二說皆非也。作焉者是。經傳釋詞「焉爲於是二字之合」。言草木疇生之地。則禽獸逐草木而成羣於是也。此接上文排偶而下。蓋謂火與燥爲類。水與溼爲類。禽獸與草木爲類。若作羣居。其語氣是指草與木爲類。禽與獸爲類。失其本意矣。大戴禮當亦後人妄改也。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劉台拱曰：「不能十步。于義爲長

。大戴禮作不能千里。于義疏矣。」王念孫曰：「里與舍不合韻。當作十步。」

鳴按：大戴記作千里是。蓋古人行文。往往有韻。此固天籟。非有意作爲。故不能必其每句有韻。後人不察。執此而妄疑字句。豈不大相刺謬耶。且騶驥緩行十步。一躍飛騰。距十步不遠矣。子書多誇麗語。決不爲此笨句。修身篇曰：「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與此文同。註：「駑馬日行百里。十日則亦可及千里」。若作十步。則所謂駑馬十駕。是駑馬一日所行。僅及騶驥一步。駑馬雖駑。當不至是。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楊注：「仰首而秣。聽其聲也。」

鳴按：秣聽其聲。古秣字無此訓。于義亦不明。當爲六馬方食。聞琴之聲。乃仰首而聽。銜秣在口也。

又按：友人張懷民謂此條與日人豬飼彥博荀子補遺。所引李周翰之說略同。

端而言。楊注：「端讀爲喘。微言也。」

鳴按：楊讀端爲喘是也。其訓喘爲微言則非。說文：喘。急息也。「急息則是恐懼勞苦之時也。斯時之言。易于疏忽。而猶可以爲法。則喘者。卽造次顛沛必于是之意也。

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王先謙曰：「小人入耳出口。心

無所得。不足美其身。亦終爲禽犢也。」

鳴按：王氏謂楊注「禽犢餽獻之物也」爲迂。郝注「禽犢謂玩好」爲謬。實則郝說尙爲近理。王則較楊爲更迂。此句上文有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與孔子語同。愚意此下四句。卽承此兩句言。君子美其身。爲己也。小人爲禽犢。爲人也。蓋學無不善。而其中有君子小人之分者。在爲己爲人之異耳。今王氏謂小人之學。與不學無異。小人之學。學爲禽犢。豈非至迂而大謬歟。蓋禽犢非惟代表玩好。舉凡所謂肥甘聲音輕暖彩色裹括在內。以爲禽犢。卽孔子所謂學干祿也。則得魚忘筌。終棄其學。此其所以爲小人也。

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王引之曰：「志卽古識字也。今本并出者。乃校書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

鳴按：友人張懷民荀子札記曰：「栗菴張先生云：王說極精。但疑故書作識。志爲旁記字也。若作志。則無庸旁記矣。一此說極當。」

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德之致。

鳴按：友人張懷民曰：「禮乃體之譌字。體恭二字。與

下句辭順色從。文義一例。修身篇正作體恭敬而心忠信。是其明證。韓詩外傳亦誤作禮。余謂郝蘭皋爾雅義疏履下注：「禮通作體。」引易繫辭知崇禮卑。釋文禮蜀本作體。行其典禮。姚作典體。詩無以下禮。外傳作無以下體為證。是禮恭作體恭解。自無不可。非必譌字也。

故君子不傲不隱不替。謹順其身。盧文弨曰：「順宋本作慎。」

鳴按：爾雅義疏「循通作順。又通作修。」雖順修聲轉。可以用通。然此承上之傲隱替而言。重在慎身。皋陶謨曰：「慎厥身脩思永言慎則脩在其中」宋本作慎為長修身篇之術慎墨。即順慎通用之證。

修身篇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楊注「修整筋兒」

鳴按修脩通用字。儒效篇云：「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

「楊注亦訓脩脩整齊之兒。與此同意。自脩。即自治之意。故以自存也。存亦省察也。修然整飭。與愀然頹喪。義正相對。」

不善在身。菑然必以自惡也。楊注：「菑讀為災」郝懿行曰：「菑者植立之意。」

鳴按劉師培曰：「菑與淄同。又與滋同。滋濁也。」濁

然必以自惡。即與惡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之義。較楊郝二說為善。然菑繇同聲可通。涅而不緇。又與滓疊韻。則滓亦可通。皆得為汗濁義也。

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楊注：「扁讀為辨」王念孫曰：「扁讀為編。辨亦古編字。」

鳴按讀編字是。徧善。即大道為公。與人為善之意也。下文宜于時通。利以處窮二句。楊注即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之意。兼善。亦徧善也。有此宏度。以治氣養生。自享大年。故曰。則後彭祖。後。楊作先後。不及解。非。孟子曰：「無後為大。」後。嗣也。言壽可嗣彭祖也。此與下文以修身治名。則配堯禹兩句排偶而下。乃極言徧善之度。無所用而不善。意甚明也。

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楊注：「諂之言陷也。」王念孫曰：「諂之言導也。」

鳴按諂作本義解。先字已有導意。不當又訓諂為導也。史記：「照王擁籌先驅」漢書。一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先。皆有導意。又本書正論篇：「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先馬。導馬也。」是其證。蓋以不善導人者。即孟子所謂逢君之惡之類。逢迎之人。自多脅肩諂笑之態。故謂之諂。

叢 談

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耗。楊注：耗。虛竭也。」郝懿行曰：「耗猶舉。」王念孫曰：「楊讀爲虛耗之耗。于義不合。當讀爲眊。」

鳴按楊注是。惟疑耗亂二字當互易。應作多而耗曰亂。蓋理與耗。治與亂。相對爲文。且多而耗。自亂也。于義亦長。

難進曰促。楊注：「促。與提媿皆同。謂弛緩也。」

鳴按促借爲折。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耳。」注謂折折。通詩好人提提之提提也。是其例證。說文：「折。斷也。禮記玉藻：「折旋中矩。折斷：折旋。皆有難進意。故俗謂中道而返者。曰折回。」

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郝懿行曰：「漸通潛。良作諒。」

鳴按良作本字解。論語。學而篇：「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朱注：「良。易直也。」是易良意近。固可連文。蓋易訓平易。潛深之人。用心多剋核。平易可樂其苛毀之疾。易直可起其潛深之病也。

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郝懿行曰：「膽字疑誤。韓詩外傳作勇毅強果。」

鳴按膽。如字讀。漢書張耳陳餘傳：「明目張膽」注：「張瞻。言勇之甚也。」蓋勇氣生于瞻。故曰勇膽。猶

言勇悍勇敢耳。

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勸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

鳴按友人張恆民荀子札記。引同邑張會祐曰：「勸止。疑重遲之誤。動重形近。遲止聲近。止或遲之坏字。下重遲即涉此而誤。」比說近是。

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顧千里曰：「窮順二字。疑當互錯。蓋順君亂君對文。而通而窮亦對文。」俞樾郭嵩焘王先謙皆主原文。

鳴按顧說是。不惟文義相對。且若作事窮君而順。則窮君未必賢也。事不賢君而順。與事亂君而通何異。故不若作事順君。于義較長。

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至人莫不賤。楊注：「順墨當爲慎墨」謂慎到墨翟也。又謂：「精當爲情」。

鳴按莊子天下篇曰：「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韓非子難三篇曰：「術者運用之于一心。以偶衆端。」是術者。心術也。與上體字義正相對也。成相篇曰：「法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鮮。」故楊注謂此順墨即慎到墨翟。詰義至諦。術順墨與法慎墨特變詞言之耳。彼文曰：「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總括百家而痛斥之。

荀子札記

荀子札記

此即以顯墨代表百家而痛斥之。故下文之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云云。卽不指百家之某家而言矣。精雜汗者。墨子好學而博不異。不知別擇。慎到亦非生人之行。故謂其精神雜汗。楊注讀精爲情。則失之。

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楊注：「或曰。偷當爲輸。」郝懿行曰：「儒柔也弱也。」

鳴按：楊注儒謂懦弱畏事。是謂儒爲儒同聲通用字也。

友人張懷民曰：「儒通作濡。衡方碑少以儒術。儒作濡。」

莊子徐無鬼：「有濡需者」釋文：濡。安也。管子法

法篇：「民不敢轉其力」注：轉猶避也。此言勞苦之事

。則偷安避脫也。」此說更通。偷儒與下文之稟曲相對

。則偷儒當訓偷安矣。

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

鳴按劉師培曰：「而不二字。係稟字之誤。稟。玉篇。

柔也。蓋作佞兌稟曲。則與上偷儒轉脫對文。下辟遠兩

句。文亦相對矣。柔曲。猶言屈曲屈伏而盡其樂也。

然夫士欲獨善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

鳴按王引之經傳釋詞曰：「然。猶乃也。言士之恭敬如

此乃欲自修其身。非恐得罪於流俗之人也。」日人豬鬮

彥博曰：「比俗。猶言里俗。周官五家爲比。五比爲里。」

意亦有所止之歟。

鳴按經傳釋詞：「意亦。卽仰亦也。」意仰一聲之轉。

經傳通用。其證甚多。

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楊注：「學曰。謂爲

學者傳此言也。」

鳴按：楊注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王念孫謂曰乃者字

之爛文。俱未諦。經傳通用曰字。如書大誥傳云。曰語

更端也。洪範傳云。曰者大其義。此曰亦當爲更端假設

之義也。

彼人之才性之相懸也。豈若跛鼈之與六驥足哉。

鳴按：日人豬鬮彥博曰：「足當作尔」則尔足爲形近之誤

。」

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楊注：「出入。謂

道路所至也。」郝懿行曰：「出入疑當爲出人」

鳴按：出入作本字解爲是。承上道雖邇不行不至而言。

夫道若大路然。任重道遠。士之弘毅也。彼多暇日者。

暖姝於一先生之前。必不能若仲尼之無常師也。故曰其

出入不遠矣。韓詩外傳雖作出人。然出人二字。亦似近

於不詞而難明。殊未可據彼改此耳。

拙稿曾經楊先生顧先生多所是正附識謝忱于此合肥  
鄧夏鳴識

叢談

## 文苑

文

## 雲在山房類稿序

唐文治

旃蒙大淵獻壯月。執友楊君味雲夏所著書十四種。題曰雲在山房類稿。書來屬爲總序。發而讀之。文采斐郁。諸體咸備。而黃農虞夏之思。黍離麥秀之感。與夫國計民生。靈謀碩畫。都萃其中。不禁作而嘆曰。美矣盛矣。憶余與君訂交。在光緒癸卯。維時商部草創權輿。人才鱗集。吳縣胡君勸介。單君東笙。如皋冒君鶴亭。淮安田君桂舫。閩縣王君幹臣。俱海內知名士。而君實爲魁傑。每有鴻文鉅著。恆就質於君。歷金門。上玉堂。雖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炳炳麟麟。藝林傳誦。此一時也。既國家淬厲維新。遣五大臣周爰諸邦。咨詢政治。澤公貴戚精剛。雅重君望。奏調參贊。君於各國內政外交法律財政教育實業軍備。靡不殫精研究。歐美人士傾誠相餉。得書四百餘種。回國後。君爲提要鈎元。成書三十種。旋擢度支部參議。總司清理財政。君以歲杪制用。載於禮經。列國歲計。鮮不爲則。爰筭攝樞機。預定程序。有六年考成之計劃。此一時也。無何天造草昧。乾坤屯蒙。龍戰元黃。羣情俶擾。君慨然曰。吾輩但知爲國辦事。政體變革。非所問也。癸丑簡長蘆鹽運使。乙卯掌山東財政廳。出其緒餘。蘇枯槁垢。民頌仁聲。課績爲各省最。或有以征權羨餘說君餽獻要津者。君愀然曰。以閭閻之膏血。供當軸之苞苴。吾忍爲之乎。已而復蒞部任。則帑藏一空。掃地赤立。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此又一時也。君更歷世變。蒿目時艱。迺經綸北方實業。曰欲北方之民無饑。莫如興農田。欲北方之民無寒。莫如興紡織。於是設華新紗廠於天津唐山衛輝青島等處。北地棉業。蒸蒸日上。暇則耽心文史。嘯詠琴書。薄遊蓮花泡十刹海諸舊名勝。衰柳殘荷。婆娑風月。雖塵襟滿襟。而人事滄桑。輒形諸詩詞。寫其紆鬱。又於梓鄉修葺顧梁汾先生貫華閣。湖光山色。萬頃爭妍。詞客登臨。愈

雲在山房類稿序

徐孝子殉義碑

懷嘉惠。此又一時也。嗟乎。以君才華。裕經濟學。儻得展其大用。盡其設施。則陞宜富鄭二公事業。庶幾迫前賢光。又或翊贊鴻業。雍容廟堂。燕許高文。朝陽鳴盛。亦當與河間儀徵兩文達聯武齊驅。迺以天方艱難。不尙有舊。未獲蒼生霖雨之寄。縱小試經猷。終無補於宏濟。人之不幸歟。抑世之不幸也。雖然。吾嘗誦詩而索隱矣。考槃之碩人。永矢弗告。空谷之嘉客。金玉爾音。夏聲大矣。試問葭蒼露白之中。有青簡之流傳不也。而君則名山鉛槧。坐擁百城。既刊師友遺著十餘種。編爲叢書。復纂茲類稿

徐孝子殉義碑

顧惕生

廬江徐孝子。名經略。字仲權。幼而岐嶷。任俠性成。與人愷樂。父深器之。誦四子書。見賞於師。進習毛詩左氏傳。暨姚選古文辭。年十三歲。入本邑高等小學。十四歲。入廬江高等小學。已於國文有深造。明年從桐城某先生專攻國文。民國二十年。赤匪流寇竄起。所到廬舍爲墟。鄉民練團築壘以禦。孝子與焉。七月十六日。寇衆二千。連陷廬江之金牛鎮。桐城之孔城鎮。擄桐城縣長。民無所歸。哭聲震野。獨孝子與兄林尙奮力抗拒。二十七日。中央二十五軍到。寇乘夜急攻破團壘。孝子兄弟出奔。天明

。沾旣羣倫。昔韓退之嘗欲耕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作唐之一經。垂諸無窮。夷考退之所成。厥惟順宗實錄。今讀君覺華寮雜記一編。雅綴掌故。指切當世善惡是非。時一露其抱負之宏遠。是固近代得失之林也。以視實錄。何多讓焉。易履之初爻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蠱之上爻曰。高尚其事。志可則也。余故敍君之書。特表君之學問志節以諗來者。作之矜式。至於法家拂士。韜晦遜荒。國勢所以阡危而不振。有傾否之責者。當愷然於君子小人消長之機矣。年世愚弟唐文治敬序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始知父陷於寇。孝子百計謀救父出險。遣人啖以賂。及他所欲。賊不可。俄而寇竄壽州。九月二十七日。寇再至。孝子曰。寇新來。不我備。僞爲官軍。賊必不疑我徐家練團。可襲破之而救父也。夜襲之。寇潰。斃賊八。然父不可得。孝子謀再襲之。誓必奪父歸。時官兵由西進。孝子率團練壯丁山東進。與寇遇於衢。斃賊二。寇益衆至。孝子臥壕中應敵。賊機關槍彈如雨下。遂被執。賊以盆子槍內孝子齒齧間。彈發穿腦而殞命。時二十八日也。賊退。昇尸歸。母哭之。一慟幾絕。孝子年甫十八。而見義勇爲



文

苑

如此。戚郇咸稱道之不置。然十月初五日。父竟從賊中脫險而歸。蓋孝子之英靈。有以默相之歟。二十四年。余執鞭於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校長唐蔚芝先生已爲孝子作傳。孝子之兄林。又囑余爲撰碑。昔法儒孟德斯鳩曰。民主國之精神以道德。君主國之精神以榮寵。專制國之精神以恐怖。孝子不懼於赤匪之恐怖。而以身殉義。洵民主國國民

模範。而載筆者。視彼沾沾於恩錫之虛榮。亦不足齒矣。余既述孝子行事。謹爲銘曰。詩書禮樂。道義之府。學焉有獲。執戈禦侮。泚泚殤童。行爲世矩。奮不顧身。惟知救父。父存身亡。義之所取。父既安歸。雙親團聚。九原有知。魂飛神舞。銘此貞石。式垂萬古。

## 贈姚仲頗序

馬茂元

贈姚仲頗序

姚君仲頗之治詩古文也。若不甚經意。而偶一爲之。輒驚者宿。人以稱其才。友人馬茂元者聞之。喟然歎曰。天之生才。可多得乎哉。人之命質於天。苟非甘自暴棄。亦未嘗不欲有所爲。以躋於聖賢之列。卒往往不克究其志。然後知夫命質於天。而其才之高於人者之爲可貴也。才質高於人矣。而又不厚培其基。以養其才。必至委靡暴棄。一無所成。嗚呼。古之英雄豪傑。蹈於斯轍者。往往而是。蓋未嘗不爲之追懷悼惜於無窮也。且夫文章之道。固有本有源。學也者。文章之本源也。無本則枝幹不立。無源則支流涸竭。譬諸爲宮室焉。無堅實之基。則雖有高粱巨棟何所施。匠伯之智。公輸之巧。何所用。此理之自然也。今君之治詩古文也。人皆稱其才。其命質於天。固高於人

。而足以成其志業矣。抑吾望君自茲以往。勤於學而勿懈。厚培其基。以成其材也。古之爲詩古文者衆矣。其能名家如李杜蘇黃韓歐曾王之徒。類皆日手一編。潛蹤孤往。上自六經之文。旁及諸子百家之說。靡不搜研切究。窮本獵枝。細大畢舉。學深而文明。故卒以成其業。嗚呼。以君之才。果加以以刻勵。以自極於學。則吾不知其所至止也。君其勉乎哉。君與余交相厚也。一日。索余言以爲贈。余惟古者朋友有贈言之義。蓋相告戒之語。而非如後世作諛諂之言以相媚悅也。詩不云乎。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故質言之以贈君。蓋亦以自警云。

# 詩詞

詩

## 論詩二十二首

錢萼孫

清詩三百年。王氣在夜郎。經訓一苗裔。破此南天荒。莫  
五偶齊名。才薄難雁行。(鄭子尹)

麻姑擲丹砂。往往弄狡獪。我讀蟻叟詩。快若爬痒疥。如  
何翻觔斗。仍未出三界。(何子貞)

世兒工效顰。江詩妙有我。無怪李小湖。持論成水火。誰  
謂學韓黃。知言未云可。(江弢叔)

幾輩學神仙。誰見赤霜袍。彌天白香翁。高揖謝與陶。已  
得長生果。惜哉未伐毛。(鄧彌之)

人間徑路絕。乃與風雲通。陶堂詩似之。秀澀開一宗。楞  
嚴十種仙。見嘲湘綺翁。(高百足)

哭庵論南皮。官大詩逾好。宋意入唐格。公詩故自道。身  
世託梁公。慈恩留吟草。(張廣雅)

滄趣帝王帥。餘事爲詩宗。平生所祈禱。驢背鍾山翁。絕  
愛感春詩。鄭箋有石公。(陳汝庵)

黃公東海來。據地獅子吼。廿年踔大瀛。囊詩括九有。陋  
儒拘於方。絕倒醜龍手。(黃公度)

越縵負其詩。所詣亦尋常。五古厲樊榭。七絕程孟陽。山

膏好罵人。自顧非堂堂。(李萼客)

漸西以吏隱。結想崑閬巔。山水并老莊。詩境玄又玄。平

生沈乙盦。相喻癡憐蚘。(袁爽秋)

彈指海日樓。千門立萬戶。直上透三關。一法不壞取。是

博大真人。是通天教主。(沈子培)

肯堂一窮儒。高名動卿相。熱淚翻海波。聲詩助悲壯。漫

憐東野囚。胸次故昭曠。(范伯子)

當年黨人兒。老作袖手人。縛魂閉荒山。吟與木石親。萬

古五老峯。骨立同嶙峋。(陳伯嚴)

點將光宣壇。陳鄭尊兩大。太夷固清勁。力不餘詩外。紛

紛傳法乳。無譏等自郇。(鄭蘇堪)

灞橋柳色新。搖落何人賦。貞元樂府新。魂斷樊山句。不

獨彩雲曲。風情繼白傅。(樊雲門)

慧業幾生修。子晉前身是。煉詩猶煉丹。九轉紫烟起。東

西南北魂。招之一鏡底。(易實甫)

裴村餐霞人。傷哉斜日影。一卷峨眉詩。自造仙佛境。定

知託尸解。雲臥衣裳冷。(劉裴村)

雁影宗玉溪。顰笑皆絕代。豈知鞞輓詞。中有譎喻在。世

苑

文

文

間鹽嫖流。且莫嘲粉黛。(李亦元)  
觚掩冰雪人。不着烟火氣。誰知度隴詩。乃得杜陵味。南湖一角山。終爲投老地。(俞恪士)

苑

映翁學都官。苦澀得鮮新。宋梅老着花。吟苗苗古春。宗派圖西江。翁非社裏人。(夏映齋)

散原服蒼虬。自甘僮父讎。相氣滿乾坤。百詩鬱深悲。何者共襟抱。花中有義熙。(陳仁先)

南風何不競。騷壇鼓聲死。突起蒼頭軍。所向無堅壘。人境陳勝王。公其赤帝子。(金鶴望)

長相思。在長安。柳老樓頭春色闌。日暮倚竹竹影寒。寒影搖搖伴孤影。寒影無聲孤影嘆。可憐愁緒蛾眉端。心匪簾席之可捲。意若古井之無瀾。相思繞繞丁香結。欲解還愁解更難。長相思。損肺肝。

擬長相思(和太白韻)

戴傅安

簾波一片盪如烟，織就相思不得眠。淡粧怕對芙蓉鏡。別思慵彈鸞鶴絃。情懷千縷待誰傳。夜長帳冷獨淒然。望君不見遠於天。恨不永相伴。何時竭淚泉。若添雙羽翼。趁風飛妾到君前。

閑意

盧寄瀛

只恐春歸去。柴扉久不開。隔離聞犬吠。知有故人來。

冬日雜興

前人

松竹梅花點綴之。一家同具歲寒姿。老親此夕吟情健。燈下呼兒理舊詩。

題大明史督師絕命書拓本後

崔龍

大明督師史可法。中華男兒千古皆可法。讀此慷慨激昂絕命書。仿佛想見萬丈浩氣一腔熱血來把亂臣賊子妖氛壓。馬阮彼何人。嫉賢忘能竟誤國。還有喪心將軍吳三桂。爲了圓圓父認賊。無恥經略洪承疇。虜妃薦枕心志惑。當年烈皇帝之恩典與祭文。拋到九霄有誰憶。又是頂翎皇皇新元勳。添了一番錦衣好玉食。獨乃孤臣心默默。生生死死不事北。凜凜大節河嶽爲之寒。日月不可蝕。留有血淚如雨垂。透溼貞石來刊勒。長爲揚州人倫之表式。瘦湖風。平山月。迷樓瓊華休戀蝶。揚州可恥靡靡玩婢妾。唯有精忠碧血之絕命書。壽石拓成帖。子子孫孫傳萬葉。

題春江漁釣圖

彭天龍

南村水漲鯁魚肥，春岸楊花片片飛；江雨來時篷不閉，東風吹綠上蓑衣。

書懷

顧時

天道原恢恢。造化本無私。豈在窮達間。賢愚別等差。朋輩競營逐。而我味奔馳。譬彼畫眉女。淺深不入時。但求

詞

詩

詩

我心適。遑顧他人嗤。行乎仁義途。惟古人是師。餘力且學文。偷閒還攻詩。不求文筆工。隨意之所之。寄語夸毗子。何用栖栖爲。

夏日偶成

前人

頻驚物候移寒暑。况自他鄉到故鄉。千樹蟬聲迎午鬧。滿池螢火入宵忙。農情著意談豐歉。國事何心問短長。俯仰細尋雲壑趣。林泉端合一身藏。

送二百弟還家

陳荔英

客裏送行夜。門前雙淚流。歸心兼浪湧。家夢壓雲愁。相見知何日。他鄉只益憂。慈親憑汝慰。含笑度春秋。

秋日書懷

前人

又是秋痕上柳條。新愁重把酒杯澆。人情更比浮雲薄。客鷲爭如古木凋。歸夢不辭千里外。斷魂猶自一身遙。天涯無限傷心淚。獨向西風賦次寥。

過范公隄

李釗

兵甲胸中未肯消。當年邊上有歌謠。千秋留得精神在。猶向窮鄉捍海潮。

登龍山覽蓉湖

吳家駒

萬山澹澹夕陽微。上下沙鷗貼水飛。記得去年寒食路。一筇細雨此中歸。

述懷贈潘曉麓

馬茂元

萬卷史圖空束閣。誰憐薪火在人間。欲將絕學存千古。幸有高才見一斑。此日文章真道喪。頻年風雨感時艱。閉門花木園林好。愁煞烽煙滿漢關。

讀錢師夢苕蝴蝶曲

前人

秋光娜娜正無依。江左風流問落暉。欲寫新詩寄幽恨。更於物外悟禪機。穿花色相深深見。入夢莊蒙栩栩飛。剩粉殘脂同一慨。海山兜率素心違。

與常燾同遊惠山歸而常燾有詩紀遊步

前人

萬頃湖光着此山。秋泉清澈鑑清顏。晚鐘於客如留戀。野鳥隨人自往還。相對林亭香茗熟。較量身世白雲閑。歸來信步情何限。淡淡蛾眉月一灣。

贈黃合光

前人

吾邑先賢骨委塵。待君異日作扶輪。文章寂寂傳薪火。雲海茫茫辨爪鱗。共研風騷別俗韻。更於忠難見交親。生逢濁世誰能識。與子相看倍慘神。

關外柳

李焱

胡塵滿目野荒涼。多少紅妝望斷腸。一樣秋風楊柳色。玉霜爭奈早經霜。

文 苑

國風社詩選

滅蘭題張鑑先生十年浪跡圖

楊鐵夫

十年瞬耳。滄桑笑裂麻姑齒。晏子狐裘。抵債尋常入酒樓。

。鯤鵬斥鷃。大小乾坤皆過眼。柳雪葭霜。到處吾家第二鄉。

夜坐懷希孟西湖

錢大成

風泊鸞飄不計年。西泠花草夢如烟。何當共聽瀟瀟雨。更向虛堂抵足眠。

須攬盡五湖秋。

晨起將雨時偶作

陳其昌

無題

吳翼清

浪把瑤箋付晚霞。誰傳芳訊到天涯。鏡花着影尋偏杳。香篆成雲吹又斜。鸚鵡簾前問消息。鴛鴦湖上憶兒家。從今領略相思味。惆悵秋城聽暮笳。

曦光來遲遲。天色幻黃縹。造化運大筆。畫成潑墨姿。峭壁拔千丈。怪石類怒獅。偃伏窮殊態。層巒嶮險巖。烟繞寒崖住。浮雲拒羈縻。巨浪排空擊。蛟龍爭戲嬉。此是蜀山水。宛若李白詩。恨無上夫梯。徒勞兩目迷。

寄遠

吳祥豹

悵望瑤宮十二樓。天涯雲水隔綢繆。鬢痕眉影添憔悴。且把多愁寄莫愁。

和懋園病中感懷詩兼以慰之(時予亦病意)

吳常澂

秋蟬

高樹

嘒嘒聲傳入耳幽。碧梧殘處韻猶流。臨風悲泣方驚暮。飲露淒涼却怨秋。落葉故宮翻舊曲。疏林小院訴清愁。哀吟有客聯同調。鬢影蕭條獨上樓。

中秋感懷

王先獻

蠡園望湖

前人

畫屏展翠渾無際。仙鏡開奩一望收。却怪鳴夷太多事。何

水災感賦

劉一先

捱盡寒更萬念侵。吳江楓冷急霜砧。歲華荏苒功難就。月色團圓恨易深。北塞關山常挂夢。西郊烽火尚驚心。諸公合有匡時策。忍教浮雲變古今。

浪翻孤月拍天高。忽地平原捲怒濤。驛馬飛騰傳羽檄。關

國風社詞選

河迢遞着征袍。風悲落木蕭蕭墜。水咽哀鷄惻惻號。聞道朱門魚肉臭。大江帆影繫千艘。

十月一日雨偕野樵入市醉歸 陳顯道

年華似此太難當。卻曲迷陽學楚狂。一語勸君應記取。酒香莫負少年場。

七月六日夜庭納涼 戴雙倩

蕉衣葵扇坐瓜棚。習習新涼晚更生。屋角樓頭明月色。街南巷北小兒聲。金鸞尾幻秋雲巧。橫笛風吹夜氣清。寂寞空庭誰是伴。牛郎織女最關情。

紀事 徐興業

不傍妝臺傍夜臺。月明庭下自徘徊。生生休作花間蝶。怕惹啼香怨紛來。

舊書一讀一淒然。玉漏聲中恨不眠。忽記小樓頻絮語。春風微雨落花前。

有感和興業 黃光燾

國風社詞選

臨江仙 夏維梓

西下斜陽東上月。黃花冷落籬邊。小橋雨霽漲流泉。蘆花深澤畔。墜葉粉牆前。簾捲燈紅。燃書燭迷離。倩影娟娟。衡陽迴雁斷腸天。流紗人去後。語燕總淒然。

多病慵登百尺臺。花前林下偶低徊。故鄉烽火全消未。不見雲天一雁來。

桐階風露夜淒然。搖落鄉心未入眠。明月不知人意苦。清光依舊照牀前。

秋思 吳方圻

淒涼一唱大江東。極目雲天處處鴻。昨夜月明照歸棹。不知身在夢魂中。

贈友 張懷民

清標雅望似神仙。插架琳琅滿座前。恨我未能登道岸。羨君早已著奇篇。蘭臺石室他時選。老屋孤燈此日眠。聽到鷄聲愁不寐。雄心勉著祖生鞭。

中元夜望 唐志軒

今年大火又西流。爲愛涼風獨上樓。未覺單衣生玉露。因看滿月惜金甌。乘風志重千秋業。投筆功輕萬里侯。極目蕭條東向望。渡河呼罷鬼神愁。

浪淘沙 徐興業

花氣逼紅樓。葉落香溝。幾聲過雁訴綢繆。記得年時樓上語。幾許溫柔。天涯枉凝眸。誤認歸舟。無端離恨繫心頭。怎得化隨雲水去。消盡閒愁。

書評

「詩詞精選」述評

戴傳安

編選者 蘇淵雷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

定價 一元八角

傳曰：『溫柔敦厚詩教也』。孔子曰：『詩可興觀羣怨』。記曰：『夫音之起，由人心生之也。』故子輿氏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也。』則詩者，固有關於性情倫紀，而可藉以考鏡世運升降之原焉。際此世風澆薄之會，倡詩教，致中和，感人心，正亟待而不容稍緩者也！自三百篇而降，歷世有韻之文，代有遞嬗。斷代之選本，個人之別集，幾汗牛而充棟宇！欲窮而盡之，畢世難期。若能總匯百朝，貫通千載，鎔古今於一鑪，豈徒詩界之功臣，抑有大造於我民族社會矣！清沈歸愚毅然以爲欲求聲音之正，分別取去，舍編詩者，責將誰屬？然考沈氏之唐詩別裁仍囿於一朝，古詩源猶限於一體。蘇氏淵雷

崛起首難，有詩詞精選之編。上徵周秦，下及近世，苞樂府，撫新體，蔚爲大觀！其首序云：『江山文藻，代有才人；各領風騷，未遑相讓；後有作者，無能爲力。蓋崔灑在上，李白低頭，豈僅才氣所限，抑亦時運使然。』有審音知樂，審樂知政之意。案其所選，通體大醇，述而評之，不免吹毛求疵之譏矣。然而綜合百代，包羅萬有，茲事體大，又何能已於言哉？

原書分新詩與譯詩，近代詩，元明清詩詞散曲，唐五代兩宋詞，唐詩，魏晉南北朝隋詩，樂府古詩，楚辭，詩經，等九部，謹以鄙見所及，約略言之：

總集之例，昉自蕭統文選。雖無成規，要亦略具法則。四庫全書總集類序曰：『文集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秀裨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竊以爲前者，不過搜羅之功，無須眼識；後

詩詞精選述評

者剔莠採華必具卓見。故後者或見有偏頗，必標明主旨，俾知其所歸。昭明之序文選：不取姬公孔父之書，則曰：

『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之師友，豈可重以芟蕪；加以剪裁』。不取諸子之作，則曰：『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略夫賢人、忠臣、謀夫、辨士之辭，則曰：『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不搜記事史典，則曰：『所以褒貶是非，記別同異，方之篇翰，亦已不同』，不啻後世之凡例也。漁洋選唐賢三昧集，蓋本司空表聖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嚴滄浪羚羊掛角，無迹可求之意。其不錄李杜二公，明言：『仿王介甫百家例。』又曰：『讀三昧集，可令人進於渾妙之境。』唐人萬首絕句選則以庾唐樂府，凡例中更申言之。沈歸愚唐詩別裁序曰：『大約去淫濫，以歸雅正。於古所云，微而婉者，和而莊者，庶幾合焉。此微意所存也。』凡例中，則將其意見所及，各體之作法如何？徵選之宗旨何若？莫不詳加說明，使後人知所問津。夫詩無遠說，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要須標立意旨，俾讀者知所取資，庶免強人苟同之弊。今按蘇氏精選，除序中約略言之，別無跡象可尋。細案內容，偏倚之處，累見不鮮。兼聽則明，偏聽則闇。衡之選詩，甯獨不然？蘇氏不標凡例，

明示有兼收並蓄之能。今且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誰曰不宜？

蘇氏詩詞精選序曰：『詩選之作，一以明歷史演化之跡，一以實孔子論詩之言。』竊於新體詩，愧無相當之認識，固何敢妄參末議？仍本蘇氏之意，作一探討。民國以還，所以以『平民文學，非貴族文學。』持號於天下者，當推適之胡氏。錢先生子泉近代中國文學史曰：『一時景附以有大名者。周樹人以小說著，徐志摩以詩聞。……若由小己，而轉嚮民衆，以縱起聞者：曰郭沫若郁達夫』。蓋皆受適之影響也。新青年雖有譏諷之辭曰：『胡適趕逐不上我輩，跑向故紙堆中矣！』然而提倡白話詩，則有毅然決然之志。其沁園春詞，自認爲一篇文學革命宣言，而實係白話詩之先聲。其詞曰：『更不傷春，更不悲秋，以此誓詩。任花開也好，花飛也好，月圓固好，月落何悲！我聞之曰：「從天而頌，孰與制天而用之？」更安用着天歌哭，作彼奴爲？文章革命何疑！且準備舉旗作健兒。要前空千古，下開百世；收他臭腐，還我神奇！爲大中華造新文學，此業吾曹欲讓誰？詩材料，有簇新世界，供我驅馳！』答叔永書，大意云：『文學革命的目的，要令白話京調，產出幾許陶謝李杜。』又曰：『與其學那個鄭蘇

書評



賈陳伯嚴，不如作一個實地試驗的胡適之。』雖然白話之藝術，非如此單純。然無此種果敢之精神，則沫若志摩將何以產生？又曰：『我的嘗試集，起於民國五年七月，到民國六年七月。你到北京時，已成一小冊子，那一年之中，白話的試驗室裏，只有我一個人。』又自詡其嘗試集曰：『我覺得我的嘗試集，至少有一件事可以供獻大家的。這一件事，就是那本詩所代表的實驗精神。』即此以觀，胡氏之經營艸創，筆路藍縷之功，固未可沒。他若沈尹默劉半農俞平伯亦皆佐命立功之臣。蘇氏欲明演化之跡，應具史學眼光，屏而不采，抑何理歟？

蘇氏選詩，於詩經則國風小雅；於大家則太白多於工部，蓋有意於敘歡情，和音律，一唱三嘆之致焉。其於近代詩中，又不及王闈運，若散原海藏諸公，致力宋詩，姑置勿論。其實近代以散原詩流布最廣，工力最深，幾乎有井水處皆習誦之，影響於今者甚大！至如闈運，則魏晉是宗，情韻是尚。其論詩之言曰：『宋齊游宴，藻績山川；齊梁巧思，寓言閨闈，皆緣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於文，雖理不充，猶可諷誦。近代儒生，深諱綺靡，故風雅之道息焉！』其宗趣殆可想像。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一文（載南京朝報）曰：『向來湖湘詩人

，即以敘歡情，曉音律，見長。有一唱三嘆之音，竟體芳馨之致。即近代之湘楚詩人，舉莫能外也。』其論湘綺樓曰：『刻意之作，辭采巨麗，用意精嚴，真足上掩鮑謝，下揖陰何，宜其獨步一時，尚友千古矣！』按此頗有合蘇氏選詩之旨，廢而不錄，抑別有會心歟？再覽其全書，徵選之比例及成分而言，以曼殊上人佔第一位，曼殊逝世，年不過三十五，存燕子龕遺詩僅一卷。周瘦鵲輯曼殊遺集，采八十四首，蓋為一人之輯集。而斯選竟至七十九首之多。考曼殊之詩，柳棄疾蘇玄瑛新傳曰：『小詩淒豔絕倫。』不過寥寥六字。而談詩家，則鮮有道及之者。其詩不免流入纖巧一途，青年人不當三致意於此。蘇氏又別具眼識者歟？又按蘇氏近代詩所選，參照汪辟疆近代詩派與地域一文，則蘇氏所采，以為弁冕者，如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夏曾佑狄楚青譚嗣同皆屬於所謂嶺南派者。至辟疆之論嶺南派曰：『嶺南詩派，初圍一隅，至黃公度康長素出，乃益宏大，海內嚮風，羣尚新體。……亦晚清詩學風會得失之林也。』又按辟疆分近代詩為湖湘、閩贛、河北、江左、嶺南、西蜀六派，今竟以一派之作風，掩其它各派之長，未免一隅之見矣。除以上諸家外，蘇玄瑛亦隸籍廣東香山。疑蘇氏厚嶺南太甚，或蘇先生亦嶺南人歟？不然者

詩詞精選述評

，必私淑南海新會諸公者也。

蘇氏標其書曰詩詞精選，以「詞」別於「詩」明指狹義之「詞」而言，非以篇章之辭爲籠統之解說也。其於上古，則搜楚辭，於元明則苞散曲，譯詩中又有徐志摩節譯羅米歐與朱麗葉一劇本，證諸名學，似有未合。夫演化之跡者，升降之跡也。有清詞曲，雖入衰落，當列朱蘇尊張惠言諸作家，曲部亦應列李笠翁，以爲後人參會降落之呈象如何。若以爲末流不必選，何於唐人詩中，亦間廁名家之樂府詩哉？卽就詩部而言，錢牧齋才力富健，學植宏博，名理絡繹，辭采瑰璋，主盟詩壇者五十年。漁洋之得雄步中原，實受知於謙益。若曰：「以人廢言，」殊違聖門之訓。至如朱竹垞詩，籠牢萬有，與漁洋峙爲南北二宗。今取吳梅村王士禛，而遺牧齋竹垞，未免不當。

五代兩宋，詞盛而詩衰，不易之言也。蘇氏上追唐人者，以詞源起於唐，不滅艸創之功，與新體詩屏胡適之體例已不相侔。至詞家推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爲百代之祖，蘇氏因而選之，殊未深察。按：蘇鷄杜陽雜編云：「太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鬢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郭新書亦載其事。則太白之時，唐尙未有斯

題，何得預填其篇耶？後蜀趙崇祚花間集、遍錄晚唐諸家詞，而不及白。郭茂倩樂府詩集遍錄李白樂府歌辭，并收中唐調笑令憶江南諸詞，而不收菩薩蠻憶秦娥。何蘇氏仍首居太白哉？是不辨真僞，任意搜采也。至於宋詩，則大家宗匠，又多屏棄不錄，最足致怪。宋詩價值，當遠遜唐人。然憶明方孝孺，似有推崇謂駕乎唐詩之上，此屬過譽之辭。要宋詩之獨闢蹊徑，亦何能不備一格？沈歸愚云：「唐詩蘊蓄，宋詩發露；蘊蓄則韻流言外，發露則意盡言中。」而葉燮則曰：「從來論詩者，大約伸唐而拙宋；有謂唐人以詩爲詩，主性情，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議論，於三百篇爲遠。何言之謬也？唐人詩有議論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議論尤多，長篇如赴奉先縣詠懷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無議論；而獨以議論歸宋人何歟？彼先不知何者是議論？何者爲非議論？而妄以時代分邪？且三百篇中，二雅爲議論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後人之詩也？如言宋人以文爲詩，則李白樂府長短句，何嘗非文？杜甫前後出塞及潼關吏等篇，其中豈無似文之句？……」則宋詩自有相當地位。夫陶匏異器，并爲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爲閱目之玩。不可以一孔之見，全部湮沒也。按蘇氏但附陸游詩十九首，蘇東坡十一首

歐陽修二首。其實三家者，未足代表宋代之作風。胡雲翼曰：『歐陽修梅聖俞的復古，乃以盛唐為旗幟。雖有北宋之蘇軾南宋之陸游輩，其詩能自立風味，卻不能造立宋詩的新境界』。而確能代表作法者，惟江西詩派耳。江西詩

不可也。慨乎四庫全書總集類序曰『惟末學循聲，主持過當，使方言俚語，俱入詞章。麗製鴻篇，橫遭嗤點。』選詩之家，能不致意者哉！

派以山谷為宗，山谷抑且獨步詩壇，領袖趙宋。劉後村詩話：『國初詩人，如潘閔魏野，規規晚唐格調。楊劉則又專為西崑體。蘇梅二子，稍變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尙寡。至六一公巍然為大家數，學者宗焉。然二公，亦各極其天才筆力之所至而已。非必鍛鍊勤苦而成也。豫章稍後出，會粹百家句律之長，究極歷代體製之變。蒐討古書，穿穴異聞，作為古律，自成一派。雖隻字半句不輕出，遂為本朝詩家宗祖』。詩林廣記豫章先生傳贊云：『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一人而已！』蘇氏今竟忽之不錄。即山谷倚聲，亦有建樹。陳后山論曰：『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耳！餘人不逮也。』亦一併廢棄。若嚴滄浪身當宋世，說宗盛唐，重在興趣。力斥當時作奇突解會，以文為詩之弊。然其序體例，舉及江西宗派體，元祐體。論作家猶列山谷體，王荆公體，陳簡齋體，楊誠齋體，蓋雖意有未合，終不可併體例而不存。選詩家，雖無議論，然以一人之嗜強人苟同則

詩學至唐所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至矣，極矣，葢以加矣！蘇氏序曰：『一以實孔子論詩之言，』蓋取優柔順成之音。其選唐詩之部，最稱醇備。然於工部猶有未盡美善處，石遺室詩話：『鍾伯敬譚友夏共選古詩歸唐詩歸，風行一時，幾於家弦戶誦。蓋承前後七子肥魚大肉之後，所選唐詩，專取清瘦淡遠一路，若李太白之古風，杜少陵秋興諸將皆不入選，所謂厭芻豢思螺蛤也』。按太白酒風蘇氏已採，眼識較高於鍾譚二公，然秋興諸將何付闕如？竊以為名家如李杜之光芒萬丈，甯多毋闕。於小家數，則甯闕毋濫。一得之愚，實諸能者，以為然否？

標目不明，往往有精力不能貫注之苦。若蘇氏自魏晉以前，不以時代分，曰樂府，曰楚辭，曰詩經，按樂府漢代之特點也。漢書禮樂志曰：『至武帝定郊祀之禮，祠太一於甘泉，就乾位也。祭后土於汾陰澤中方丘也。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樂都尉。』楚辭乃楚人之獨長，史記屈原傳曰：『屈原既死，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文心雕龍辨騷曰

詩詞精選述評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楚辭自有楚音，故漢宣帝徵九江被公誦讀之。

按楚辭雖標明「楚」字，至漢則往往以爲一種體裁。劉向選楚辭則附以賈誼淮南小山東方朔嚴忌王褒諸作。隋書經籍

志曰：『釋道騫猶能爲之』是以楚辭之上，加「楚」或「戰國」，非疊床加屋，而正可表明其特著也。詩經者，孔子去重刪定者也。漢志曰：『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詩經其殷周之代表作乎？故竊以爲徑曰

漢樂府曰楚楚辭（或戰國楚辭）曰殷周古詩，方可通體一貫，而副蘇氏「明歷史演化之跡」一語矣。又漢人樂府中，未收班婕妤作品。而詩品序曰：『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

競爽，而吟咏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且列班姬爲上品。其團扇短章尙存未佚

，陳石遺先生曰：『趙氏日盛，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作執扇以自悼卽云：「新製齊執素，皎潔如霜

雪。裁成合歡扇，團圓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颯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婕妤身世，尙與屈平相似，然亦從國風綠衣燕燕得來，『按此卽沈歸愚古詩源所選之怨歌行也。古直鍾記室詩品

箋曰：『團扇短章，謂怨歌行也。中有裁爲合歡扇，團圓似明月故云。』婕妤詩之價值，與夫團扇一章之詞旨清捷，用意微婉，漢代鮮有敵者。今亦不選，搜集殊嫌艸率。

史記孔子世家引孔子曰：『吾自衛返魯，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

頌之音。』孔氏之旨，殆以雅頌之音，救當時人心之險巇。李白古風：『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

戰國多荆棘！』慨乎其言之也！而近世道德之凌替，有勝於春秋戰季。則提倡雅頌之音，掃除靡靡之調，正人心，

距諛行，非選詩者之責，將誰與歸？蘇氏欲實孔氏論詩之言者也。何大雅之什，商頌魯頌周頌之篇，無一章入選。

豈鄭衛桑間濮上之詩，古今認爲忘國之音表者，而蘇氏以爲溫柔敦厚，合乎詩教者耶？且詩大序之言曰：『詩有六

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按風雅頌是詩之用，賦比興爲詩之體，若欲論詩，

缺一不可，此又選詩之家，不能不注意者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蓋，嗟嘆、詠歌、舞蹈之

不足，發而爲詩，詩之描寫悲觀離合之情，甚於其他文學。其嗟嘆歡愉之字句，若用新式標點達而出之，裨於讀者

非尠。細考本書，新詩，雜曲，標點猶多允當。絕律古詩

評書

，往往但用逗點，結點。如太白之長干行「豈上望夫臺」必用問號，便覺有力。下承「十六君遠行」，一段，明為自問自答，以示貞堅。今仍用結點，下文即鮮意義。杜甫兵車行之「役夫敢伸恨」石壕吏之「聽婦前致詞」下皆須用引號，層次方清楚。無家別之一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蒸黎」不用問號，則應用驚嘆號。而皆用逗點結點，旨趣

神理不能傳矣，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竊以為標點用於詩，其難允當甚於「文」，而其重要，則有過於「文」。蓋「文」中之字句，容易解會。詩詞則有含蓄，有吞吐，甚至一句標點錯誤，妨害全篇精義。特附述於此，以為標點詩詞者進耳。

## 校聞

### 1. 導師課先後開始講授

本校為學生課外研究，發展個性起見，特施行導師制。由各同學興趣所近，自行簽名認選教授為課外導師，指導各科研究方法，時間則由各教授支配。本學期業已先後開始，茲探悉，唐校長指導理學，馮振心先生指導子學小學，楊鐵夫先生指導詞學，錢尊孫先生指導詩學，葉長青先生指導史學，陸景周先生指導經學云。

### 2. 教授顧惕生先生課外講授法學

教授顧惕生先生，除精選中國文學外，對於法律學亦有深刻之研究。歷年來擔任各大學課務之餘，仍司大律師之職於首都。茲以基礎法學，為國民應具之常識，特於導師課時間，加授法學課程。用商務出版劉子崧李景禔合編

法學通論為教本。聞簽名聽講者，極形踴躍，現已委託無錫教育書局赴申定購，不日開始講授云。

### 3. 女生制服業經規定

本校實行軍事管理，凡同學在校出校，須穿着制服，以示一律，已誌前刊。茲女生制服，業由校務處規定，為藍色布長衫，式樣長短，符合新生活標準，簡單樸素。并由女生方面推定代表，協同庶務處定購布疋，加緊趕製云。

### 4. 級際錦標賽全部結束

#### 三年級畢竟威風！

學生自治會體育股主辦之球類級際錦標比賽，已全部

校

結束，於七日紀念週時，分發錦標。排球、網球、乒乓球，均為三年級奪得。籃球決賽三年級僅以一分之差，敗於補習班。各項比賽時，記者臨場參觀，以排球之最後一幕，最見精采，為本屆生色不少。校長唐先生，以鼓勵各同學允文允武起見，特備有獎品多件，獎勵優勝各級。統計以三年級得獎最多，懸掛該級教室中，五色紛披，琳琅滿目。三年級自組織丙子運動隊以來，積極訓練，不遺餘力，畢竟老將威風，難與奪席也。

### 5. 研究服工作緊張

學生自治會研究股，每學期以研究員之努力，成績皆有可觀。本屆自俞學祖君長股以來，工作緊張，加組社會科學社。該社成立後，報名加入者達四十餘人。開第一次常會，已於八日開會，討論議案多件；如請求校方邀請著名專家俞慶棠先生，唐慶增先生，俞實澄先生，孟憲承先生，陳一白先生，馬寅初先生，楊蔭溥先生莅校演講。貢獻圖書館，添置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世界智識半月刊，讀書生活等社會科學專門書籍，及定期刊物，以供參考。

均蒙校方接受照辦。又以意阿問題，關係重大，應於其發生之近因，遠因，以及今後結果之推測，加以研究。并分六組，分工合作之：(A) 華爾事件發生以前之史實。(B) 華爾事件發生以後，至戰爭開始。(C) 戰爭開始，至目前情勢。(D) 意阿糾紛發生，對於國際間的錯綜複雜之關係及影響。(E) 搜求各種專家之批評與意見，而推斷其最後之趨勢。(F) 總裁整理以上五組之研究報告，編纂成篇，為一整個意阿問題的史料。特組織意阿問題研究委員會，負責辦理之，當選吳翼清君擔任第一組，洪長佳君擔任第二組，吳兩蒼君擔任第三組，袁葆鎔君擔任第四組，俞學祖君擔任第五組，沈訥、黃光燾二君擔任第六組。開担任第一第二兩組吳洪二君，已積極進行，努力工作，擬於本月間，作一詳細報告。吳兩蒼君并助任繪圖事宜，將來成績之驚人，定可預冀也。詩學社本學期亦大加革新，社員約有五十餘人，其盛況為從來所未有，社員作品，經導師選擇後，分期登載校刊。并嚴禁抄襲，一經發覺，即須取消其社藉云云。

# 保 留 版 權 禁 止 轉 載

## 價 目 表

特大號	期學一	每册	一	角	二	分
	册五	自	取	五	角	分
另	連	郵	六	角	五	分
定						

廣 告 價 目 表							
補白	之四分	半頁	全頁	尺 地 位			通
				封	面	別	
			二十元	二十元	十六元	十六元	十二元
			十元	十元	十元	十元	六元
							四元
							一元

### 國專月刊廣告簡則

- (1) 廣告如須製版版費由委登者自理
- (2) 長期委登另訂折扣以示優待
- (3) 廣告刊費於本刊出版樣本送到後憑合同收取
- (4) 廣告刊費須一次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期交付
- (5) 廣告中西字均可惟底稿須用楷書書寫以免錯誤
- (6) 委登者如欲廣告部代擬格式字句亦可惟登載後不得批評非議
- (7) 如有商詢請與廣告主任任家梁君接洽

## 國 專 月 刊 第二卷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定價大洋壹角貳分◎

編輯者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  
學生自治會出版股出版委員會

發行者 無錫國專學生自治會

印刷者 無錫民生印書館

經售者 各大書局

無錫特約經售處 大同書局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學生自治會發行